

著子美美林

譯華建張

葉 枯





林美芙子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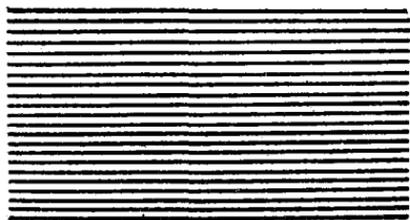
刊叢學文本日代現

80

葉枯

著子美芙林

譯華建張



目 錄

愛哭的小鬼頭 一

牡蠣 一〇七

枯葉 一五五

附 錄

我的履歷 一九五

愛哭的小鬼頭

兩匹閻魔蟋蟀，好像疊在一起，在轉圈子。

啓吉跑到草很多，略暗的地方，注意看着蟋蟀們彼此離開而提心對峙的樣子。小的雄蟋蟀，伸出觸角，刺着大的雌蟋蟀的身體時，馬上尾巴翹起來，由翅膀響出唞……唞……的優美的聲音。這雄的摩擦翅膀發出的聲音，完全是一種誘惑女性的微韻，既甜蜜而又帶着悲調，這是雄蟋蟀愛撫的聲音，最好的表現罷。筋肉肥滿的大的雌蟋蟀，聽着雄的唞……唞……的聲音，緩緩的爬上雄的背上。此時像大蚱蜢的雌蟋蟀，用着前腳踏在草根上，好像在調和身子的均衡，不久，兩匹同時開始旋轉的運動，比旋轉盤還要快。

兀然在玩耍泥土而注視的啓吉，不覺爲之吃了一驚，朦朧的心胸，突然感到猛烈的震



(南)

動。

雄的把那肉眼所難分別的白粒子，像點燈籠般，粘在已經停止運動的雌蟋蟀橫腹上，雌的立即翻到地上來，在泥土上爬來爬去，粘在屁股上那粒白泡，幾次將跌下去，小的雄蟋蟀，完全成爲白粒子的保護者，好像在那轉得很快的雌蟋蟀的脚上，加以責罵般。

啓吉發現祕密似的愉快，急速拿個小花盆把蟋蟀罩起來。

蔚藍的天空，渺無際涯。光亮的地面上，散着乾枯的落葉，好像一片美麗的花布。啓吉罩起蟋蟀後，却呆然不知怎樣措置。

他好像感着周圍黑暗，頭暈起來。這時候，忽然不知從什麼地方吹來鋼琴的聲音。是非常好的音色，使啓吉的肌膚，如同浸在落葉飛舞般的爽快，但却不愉快。

在模糊的微暗中，啓吉忽然想到時常到母親處來的那個漢子的面孔——那漢子的眼睛很大，鼻頭無論何時都堆着脂肪在發光。

啓吉最討厭的，就是他毫不客氣的對母親：「喂喂」的叫着，最可惱的就是叫啓吉做「小鬼頭，小鬼頭。」總而言之，想到這男子，就會感到無限的憎惡。

「阿啓！」

「……」

「阿啓！又在哭嗎？」

「……」

「真是頑皮的小孩子，憑白無故爲什麼在這裏哭？好了罷！快到井邊去揩揩臉，聽話罷！好孩子！」

母親貞子這樣說後，便將歪歪倒倒的防雨門關了。啓吉不作一言的跑到井邊，但無意打水，斜靠在唧筒邊，想起剛才蟋蟀的事。好像在圖畫上看着的動物的世界，啓吉覺得無限快樂，又想到什麼地方去偷一個玻璃瓶，來飼養那兩匹蟋蟀。

「總之，的確是有趣……」啓吉微笑起來，突然好像想起什麼，扎扎扎的打起唧筒。

「阿啓！快點罷，就要到澁谷家裏去了……」

母親貞子束着華麗的黃色腰帶，抱着穿白西裝的禮子從後門出來。

二

「像你這樣的人，老實說，快點到父親的墳墓去算了，天天睜着兩隻像牡蠣的白眼睛，動不動就哭，泣……哼！爲什麼要這個樣子，伯伯怎樣能愛你呢？」

啓吉裝做沒有聽見，跟在母親後面走。抱在母親手裏的禮子，却獨自在說話。

「禮子！我們坐嗚嗚罷！汽車哪！」

啓吉對於每家必有的庭園，種着花的家，飼着雞的家，種着樹的家等等，都很驚奇的觀

賞着走，原來這一帶，圍牆不完備的房子很多，從小路上一眼便可看清楚各種家屋的庭園。因為是星期日，在房子裏空地上都有啓吉的同學在玩耍。啓吉不願在這些朋友中間，和一個燙髮，年紀很輕的母親同行，所以經過很多人遊玩的地方，好像出着冷汗，恐縮的走過去。

「阿啓！」

「噯！」

「這是什麼回答……我打算把阿啓寄在澁谷姨母處住四五天，喜歡嗎？」

「那麼，學校要請假麼？」

「是的，就是休息四五天，像阿啓這樣聰明，馬上就可趕上的，你能不能好好在姨母處住住？」

「啊！啊！」

「要是姨母問你些什麼事，你儘管說不知道，不知道好了，什麼事情，不要糊裏糊塗的亂說，知道嗎？」

「啊！啊！」

「什麼是啊啊！這是真的回答嗎？阿啓！你的回答總是不三不四，莫明其妙——」

走完了小路，好像到了新開地，是馬路很寬的新街市，汽車不斷的往來。在啓吉看來，三合土的街路，正像河樣的寬大。

「啲啲！汽車啲！車子不要睡啊！不是重得很嗎？」

啓吉仰頭一看，母親臂中的禮子，頭額已經垂下來了，耳朵邊的嫩毛，光艷得很，嘴唇像花一樣紅潤，和啓吉完全沒有一點相似。但很像母親的可愛。——貞子叫了一架美麗的小汽車，坐上柔軟的墊鋪時，穿着短洋袴的啓吉，偷看母親的視線，用口水擦去爲泥土所污的自己的脚。

「真好天氣！開車先生，去旅行橫濱郊外，要多少？」

「差不多四、五元罷！」

「啊！那樣便宜麼？」

身邊不名一文，然而喜歡說漂亮話，這已成爲貞子的習慣了，現在一隻手插在袖內，心裏算着乾瘦的錢包，開着孔的一角銀幣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剩的錢，只夠回來的電車費，但她總是今天有酒今天醉，不管前途怎樣，一方面看着飛跑的市街，一方面想到用什麼理由來把啓吉寄住的事，不由不在心裏感到一種威脅。

「姨母處的澡堂不是這個麼？」

啓吉慌張的大聲叫着。

「開車先生！就在這裏……」

汽車急速停止，搖了幾搖，啓吉倒在母親身上。

走進油炸果店和花店中間的小巷，當面的房子，就是姨母寬子的家，站在溝板上，可以知道廚房在燒什麼菜，房子的窄狹，不言可知。

巷口的油炸果，一堆堆的馬鈴薯，立刻惹人注意，掛着的肉片，其貧弱之狀，實在是從來所未見的，啓吉最初來寄在寬子家的時候，常叫他來買一角錢六個的油炸果，因為炸鍋很少，所以炸六個，須要等得相當的時間。

右邊的花店，規模很大，雖然沒有大公館所要的薔薇、百合以及康乃馨之類，但在菊花盛開時，每把五分的小菊，賣給住在這邊二樓的，喫茶店、公寓的學生們，却是非常熱鬧，寬子也喜歡花，偶然積點零用，就到花店，談天了半日，便買些很好看的雁來紅回來。

大概貞子是不願意將從汽車下來的姿態，給這位貧窮的妹子看見罷，所以在澡堂前便先下車，抱着已經熟睡的禮子，從花店和油炸菓店的小巷中轉進來。

「在嗎？」

「嚶啲！請進！請進！一家子都來嗎？……」

「仍舊是一家子都來呀，勸三兄在家？」

「嚶！在早晨，說今天天氣太好了，像今日這樣好的天氣，雜誌記者一定也高興的，所以背着稿子出去了……」

「啊！背着去？」

「他的樣子正像賣稿子的，所以除了說背着，沒有其他適當的形容詞了，像這樣的駝他背着稿子出去賣的樣子，我很希望能有一見的機會，我想一定很醜態。」

「不能這樣說啊！也不是昨天今天才在一道的，孩子都已經有了……」

樓上六簾，樓下四簾半和兩簾的小間，說到家具，只有寬子的鏡檯，就是勘三的寫字檯，假若沒有放着稿子，馬上就可改做茶几，是一張沒有抽屜的小孩桌，總之，什麼都沒有！

「泡泡茶罷！」

「哼！還有自來火和電火嗎？」

「不是笑話，前幾天，才進了一筆大款呢……」

「哼！什麼時候進的？」

貞子把禮子騙睡之後，緊緊握着留做電車票的錢說：

「阿啓你去買一包香煙罷！知道嗎？」

啓吉拿了七個銅板，便向外跑了。

打開玻璃門，便聽見散街招者的歌聲。

「啓吉，後邊好好束起！」

啓吉已經跑出小巷了，「真是沒法子」貞子這樣說後，便將火缸內的火種摺了起來，寬子泡茶來的時候，貞子便說：

「啊！我還有事情來麻煩你，不過……」

說到這裏，身體不自在起來，話也說不出了。

寬子從壁櫥中取出孩子伸一郎的被頭，蓋在熟睡的小禮子身上，臉上表示着「姊姊的還有……？」

四

啓吉到熱鬧的街上來，好不歡喜。跑出小巷，有着食物香味的商店，並排列着賣小唱片的店子，不斷的唱着歌，取得了幾張紅的綠的廣告。輝煌的窗飾，無家不有，從鏡中看着自己

矮小的樣子，感到無限的羞恥。

手上七個銅板，已經捻出汗了。啓吉突然想到這銅板能買玻璃瓶嗎？站在玻璃店門前，看着牌子定價，都是很貴，失望之後，使用一隻腳跳過溝，一溜煙跑到煙店去。

「喂！阿啓。」

有人這樣喊着。啓吉照例的用白眼回頭一望，便看見駝背的姨父站在那裏。

「和母親一道來麼？」

「是的，剛才來。」

「什麼香煙麼？」

「噫。」

勸三好像非常疲倦，搔着蓋滿塵灰的頭髮，細聲的說：「天氣好得很，」啓吉不覺也望望青空，正是晴明的黃昏時候，初點上的街燈，像水洗過的鮮艷。

「給我一枝香煙罷。」

「啊！啊！」

啓吉將煙遞給他，勘三小心的將錫箔撕破，在新煙上，點起火來。

「姨父，你走路回來的嗎？」

「唔，走路回來的呀。」

「很遠吧？到東京車站方面去了嗎？」

「唔，去了很多地方。」

「好耍不好耍？」

「好耍？不是好耍啊！到處都是人滿，沒有寸地可以容姨父的地方。」

「噯！等到減價^①時，不是很空嗎？」

「肚子餓，那等得到減價，再等下去，就要變成活屍了！」

勸三長長的吸一口煙，好像很甜蜜的，又吐出來，隨即按着啓吉的巨大的頭說：

「姨父如果弄到點錢，買一個什麼東西送阿啓呢？」

「真的有錢的時候買給我？」

「唔，一定買給你，金鐔^㊸或大福^㊹。」

「那種女子的東西，我不歡喜。」

「啊啻！不得了，小鬼頭這樣調皮，那麼你要什麼東西？」

「我說，我要平底的玻璃壺……」

「玻璃壺？你要養金魚？」

● 日本的影戲館，做到一半，便發賣減價票子。啓吉誤爲是到影戲館去。——譯者

● 日本點心之一種。——譯者

「……」

「啊，好罷，原來如此，那並沒有苛求。姨父一定買一個最好的給你。」

油炸菓店發出馬臭的油味，勸三把三尺帶束得緊緊，肚裏隆隆的響着，啓吉笑着對勸

三說：

「姨父的肚子很會叫呢！」

「哼！好像什麼似的，姨母在準備什麼好菜沒有？」

「不知道！」

「啊唷！總之跑了四五十里路，肚子當然要叫呀……！」

啓吉們從叮琴屋^①的旁邊經過，由近路稻荷神社進去。

① 穿着奇異服裝，彈着三弦，敲着細鼓，發着街招，遊行街道之人。——譯者

「啊！回來了，結果如何？」

「不行！不行！」

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記者的頭腦，和晴雨有什麼關係？背着不中用的東西，終歸不行的呀。第一連我讀起來，也引不起興趣……」

「喂，在人家面前，莫說太過的話……」

寬子從樓上搬下粗陋的茶几，用濕的揩布在揩着碗筷。

「吃飯了嗎？」

「這位先生坐下來就是吃飯哪。總之走得太累了，肚皮差不多粘在背脊上了……」

「胡說八道……啊！剛才說的話，兩三日後一定就有頭緒，阿啓暫時在這裏寄住幾天，絕對不會使你爲難，明天也許就先送一點來……」

「哼！這些話我也不願我們姊妹再來爭了，彼此不是都有家庭嗎？假如是第一次，那還可說，但是屢次這樣，我們最近也要被人趕出去了……」

「只要兩三天，兩三天後，也許就可開店，那時候還要請你幫忙……」

「謝謝，現在我已經不能再擦胭脂去搽紅茶了，老實說，姊姊的話，簡直靠不住……」

「我沒有信用？勸三兄，阿啓在這裏寄住兩三天可以嗎？我懇切的請你答應……」

勸三早就注意到大姨紅唇粉面的樣子。心裏想三十歲就做寡婦，的確是淒慘，值得同情的。

「好的，姊姊如果非這樣不可，就留在這裏罷！」

勸三除了這樣，再說不出其他的話。

寬子背上熟睡的禮子，電車費也不借的回去了，寬子便哇的大哭起來。

「那裏有這樣的人！自己方便的時候，就把孩子寄在這裏，你未免太過軟弱呀……」

「沒有什麼軟弱呀。她不是你的姊姊嗎？無論如何不肯答應的話，真真是難開口。」

「那有這事！」

「有什麼關係？何必生氣，爲什麼要這樣來哭，好了罷！趕快吃飯罷！」

勘三從身上取出許多稿子，撕了一篇來揩鼻孔。啓吉很羞心地看着。他想伸一郎出去

玩耍了麼，爲什麼不快些回來？便靜靜的坐着，流出來的鼻涕，也不敢吸進去。

寬子想到四姊妹都是薄命，沒有一個能夠好好的過日子，雖在廚房工作，不由不長嘆

一聲氣。

「那是沒有辦法的，現在我們也不至這樣田地，忍耐聽天罷，總之，志望文士者達五萬

人，不能不下點工夫……」

「我不能像你那樣大意呀，阿伸明年就要進學校了，你如果能克苦勞動，那還可以真的！」

勤三躺着像個「大」字，啓吉更一聲不響的呆坐着，無聊中去拾取那丟在地下包香煙的錫箔。

「阿伸，吃飯了，阿伸！」

寬子打開廚房的玻璃門高聲的叫着。

六

下着微微的雨，天色微暗。一轉眼間，冬天就要到來了。

「你既然答應她寄在這裏，那末這孩子就由你照顧罷！」

這就是口角的原因。

「那末如你的意罷！我就把阿啓帶到管姨的地方去。」

勸三又將稿子放在懷裏，帶着啓吉到澁谷車站坐高架電車。回想「怨僧罵佛衣」的話，真是千古名言。勸三雖坐在電車，但絲毫不覺什麼興趣。

「啊！阿啓到三姨母的地方去，一定不要鬧，要乖乖的才好啊！知道嗎？」

「嗯！」

「阿啓，你的母親既是那樣，你還不像無家的貓嗎？」

「……」

「好，姨父先到雜誌社去，打個電話給姨母的辦公處通知她，你在外面等我出來……」

「……」

在有樂町下車，走到銀座裏街的雜誌社來，啓吉那雙破運動鞋，已經濕了大半。面前有

許多穿着紅綠衣服的女子穿過去。

「很大的街罷？」

「……」

到了雜誌社門前，勸三叫啓吉將雨傘提高，側身摸出稿子來，裝在信封裏頭。

「那末你就打着傘在這裏等等，不要亂跑，我馬上就出來的，知道嗎？」

好像騎在馬上一樣意旺氣盛的打開門進去，勸三走上大樓，已經看着不着影踪時，啓吉感到寒冷和駭怕，鼻水阻不住的流出來。突然想到從這裏回到母親的地方去，一定是不容易回去的遠。雨落在三和土的馬路上，富有彈性的，又跳到啓吉的衣服上來，因為傘很大，所以啓吉的身體，幾乎小得看不出。

街上從白天就點上燈，有一部黃包車慢慢的跑過，忽然聽到無綫電的歌唱；「還不出來？」啓吉悄然的搖着大雨傘。

「喂！阿啓！」

啓吉忙將雨傘拿開一望，一跑到勤三站的大樓廊下。

「這裏也是滿員！」

「有什麼人在呢？」

「像姨父這樣關氣的人很多在裏頭。」

「……」

啓吉沒有話說，勤三也不說話的慢慢走着，「那末，到什麼地方去好？」勤三突然站住，從信封裏拿出稿子，再將新的稿子裝進信封去。

「這回到報館去！」

「報館？」

「呃呃。」

啓吉的鞋子漸漸重起來。赤着的脚在發抖，來到了插着有商標旗子的報館汽車，幾部連做一串的所在。這裏好像也是勸三來慣的，從容的跑上石階。啓吉已經很疲倦，所以在入口的石階上拿着傘坐着。突然雨更大起來。汽車的旗子已經全濕了。報館的汽車，一部一部的在雨打的馬路上，出着白煙溜過去。就在這時候，啓吉面前出現了一個爲雨打濕的女用小皮包。

七

兩人慢慢的走到河邊來。

雨下得更大，勸三拿的洋傘，被雨沙沙的打着。一會兒，便走到油漆的空車間來。

「阿啓！你把它拿出來看看。」勸三站着對啓吉說。

「有沒有人來？」

「什麼人都沒有！」

啓吉拿着傘，勸三用衣角遮着，便將啓吉拾得的青色皮包打開，啓吉伸着頭，凝視着姨父的手。

「有什麼東西嗎？」

「等一等呀！」

青色包中，有兩三張澤崎澄子的名片。一個附有鏡子的日本製的小化粧箱，香氣襲人。還有梳子，胭脂，藥散般的東西。丹德魔術團的火柴，四五張男子的名片，一條染着紅的手帕，在茶色皮的錢包裏有兩個五分銀幣，此外還有牛皮紙的信封，放在錢包內，封面寫着「童話稿費」內有十圓鈔票一張。

「噯喲！這是像姨父一樣的人失落的……！」

澤崎澄子，這名字怪熟的。——勘三將十圓鈔票從信封中取出來，突然又像斷念般，將十圓鈔票再放入牛皮紙信封內，「嚶！」的歎着氣。

「那是捨得的，不就是我的東西嗎？」

「是呀，但這個女子也是貧苦的，應該送還她……」

名片背後印着澁谷區幡之谷本町。勘三忽然想起三四年前在幡之谷的公寓，和寬子組織家庭的事。走上像戲台上歪曲的樓梯，就是自己以五圓租來的三蓆房間。當時才從學校出來，雖然貧窮，前途却有無限希望，但有了小孩，已經六年了，自己寫的東西，一文不值，好像置身於大海，茫然不知所歸的心緒，結果總是沒有辦法。

「無論如何，總須想個辦法……」

「送去還她嗎？」

「噫，非送去不可，哼！一等呀，非打個電話到姨母的地方去不可……」

勸三說後，便從青皮包中取出五分銀幣一個，跑到車間旁邊的自動電話處。

「喂！喂！是管姨嗎？有點事麻煩你，我們家庭發生口角了，因為啓吉的事。你的地方能不能寄住兩三天……那就糟了，那末就寄到蓮妹的地方去罷！不過總是有點不過意，只好勉強寄一下，阿啓太可憐了，不過大姨總是不高興，那真沒有法子，他也是……」

勸三從自動電話處出來，啓吉張大白眼，滿貯着大粒的淚珠。

「不要駭怕，三姨母明天要和她的同事們到郊外旅行去，所以還是到四姨母家去看……」

「……」

「不要緊！男孩子怕什麼？」

「我想回到母親那裏去……」

啓吉這樣說。他倆由自動電話處後面轉灣，啓吉週身雨濕但不敢作聲的哭着走。

蓮子在十七歲時的夏天，到東京來找她的姊姊寬子，不久便和姊夫勘三的朋友瀬良三石結婚，三位姊姊都感到意外，對她譏笑。從此時起，差不多半年沒有和姊姊們往來，和三石儼然成正式夫婦，快樂的過着日子。

瀬良三石是洋畫家，每年都有兩三幅畫拿到帝展去，但時常落選，當選的只有七、八年，前，畫的一張「軍鷄之羣」其實也沒有什麼出色。自己喜歡范頓迎，最能畫青色的人物，勘三對他下着殘酷的批評，說那是「住在空房子的人物」，但三石自從吊上了十七歲的蓮子之後，便也沒有到勘三的家來。

「阿啓！這樣值得哭嗎？你的母親那樣下作，你也是下作的東西啊！」

勸三腹空如洗，走了兩三家報館，都沒有結果，兩傾盆般下着，身上不名一文，他是一早就賭氣出來的，所以背和腹差不多粘在一起了，走到有樂町角的橫街來，便走進一家叫做小八的小吃店去了。

「沒有辦法了，先吃飯罷，吃了就到四姨母家去。」

起先打算吃些蔴菇豆腐之類的便宜東西，但生性好酒的勸三，嗅着酒氣就心癢起來，吃一瓶酒罷，在不知不覺中，勸三的面前已吃空四五瓶了。四圍已經漸漸暗起來。

「爲什麼這樣的駭怕，啓吉！不要緊，不管他是什麼范頓迎，還不是一位落選的畫家，姨父帶你去，他還敢說什麼，那樣崇拜職業的畫家，三石終竟還是三石……喂！拿酒來！」

勸三已帶三分醉意了。

啓吉此時哭的，已經不是遠離母親的事了。心中如鑼打般的動轉。

「姨父回家去罷！」

「唔！知道了！知道了！家是好的，老婆和仲君也好的。是的，但人生不是這樣驚慌慌的啊！知道嗎？知道嗎？活潑潑的走上前去。哪！你說是嗎？大姐……」

小吃店年輕的女主人，只是手指啣在嘴唇裏，嘻嘻地微笑着。

「怎樣？阿啓！像你這樣的能夠前進嗎？爲什麼這樣驚慌！秀吉和蜂須賀小六的故事聽過嗎？」

勘三從懷裏取出稿子，把題目一一的讀下去。

「一、臆問答；二、風海與空；三、富有瘰癧的人生；四、不成體統的女子；五、煉鐵店同事打耳光的話；怎樣？無論那篇都是很有趣的。但是爲什麼連一瓶酒的價值都沒有呢？真真是不可思議……」

桌子上空瓶已有七只了。突然走進一位和啓吉年紀相若，擦着厚粉的女孩，「老板！唱

一首歌罷！」啓吉嚇得一跳，坐近勸三身旁來。

「啊！你儘管唱罷，人生是唱歌的陶醉者，怎樣？我也唱一首罷！

受風波的誘惑，

日日在寫稿，

不值一飲的稿子啊！

是受風波的騙了……」

啓吉站起來，獨自跑出去。

九

在空車房的一邊，掛着一塊油漆的招牌，寫着——此車庫二樓尺八●教習所，都出流

水上陸山——

走進像沒有上鎖的鋼琴般的空寂車庫，答答的足音反響到天花板上。

「喂！小鬼頭！等一等，好麼？」

啓吉拖着帶泥的腳，站在車庫門口。心想酒醉的姨父管他做什麼，我要變成發明家給他看看。迴顧左右，招牌上五燭光的電燈，完全像獨眼的小鬼，啓吉胸中不覺大跳起來。

「喂！小鬼頭，給你個白鐵桶洗洗腳罷，從那鐵梯上來。」

車庫的一角，忽有微光出現，那裏有鐵梯子，白鐵桶掛在繩子上面吊下來。啓吉持着吹尺八的男子的大木屐，跑到水管旁邊，黑色的守門狗跟着啓吉跑來。

什麼小鬼頭！小鬼頭，莫看我不起，我長大時還要進大學哩！啓吉又想到常到母親的地

方來，不客氣的叫「小鬼頭，小鬼頭」的男子。我難道真像小鬼頭嗎？真討厭呀！跑到樓上將名字告訴他罷……啓吉用揩布揩了腳，便登上鐵梯。跟着來的黑狗，看看啓吉上樓，便站在黑暗的水門，汀上大叫起來，好像說「不准上去。」

所謂尺八教習所，非常簡單，房子的一角疊着三四個人的被褥，風爐、碗、舊桌子等混雜的擺在那裏。

「肚子怎樣？」

「……」

「呃用不着客氣的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嗟呀！小鬼頭什麼時候變成啞巴了？」

「啊！我是田崎，啓吉。」

「啊！名字怎樣都可以，就準備燒飯罷。不要在那裏鬼混。」

隆山把報紙揉成一團，放進風爐去，用手抓炭放在上面，擦燃洋火。桌子上放着一二本像尺八樂譜的書，寫着五六工上尺……啓吉對於這個，絲毫沒有興趣。房中沒有女子的形跡，四圍像鼠巢般，天花板上，有兩漏污穢的跡印。

「啊！愛吃鹹魚嗎？」

隆山用手從潮濕的報紙中取出鹹魚兩塊，放在爐火上烘，簾上排起碗筷來——啓吉早就想到姨母們的生活太窮了，但這裏更比她們窮苦。這房子的主人，只是靠這教習所的尺八似乎是不能生活的，所以不得不時常漂蕩到熱鬧的街上去。

「明天吃飽了飯就回到母親的地方去，好嗎？哪！到了中野車站，你就認得路麼？」

啓吉點點頭。

在小吃店離開了酒醉的姨父，東奔西跑，被吹八尺的人帶到這裏來，想起來非常驚異。

「禮子想來在睡罷。母親也睡着了罷……啓吉又想到現在不是那個漢子和母親在快樂的笑着嗎？想到這裏，覺得自己像是一個被棄者，不覺滴下淚來。」

「喂！鹹魚已燒好了……」

正拿着盛滿的一碗飯，到胸前來的時候，壁櫥中的蟋蟀唧唧的叫起來，「啊！」啓吉把飯塊泡些湯嚥下去，不覺想到罩在花盆下的雄蟋蟀那種呼喚雌蟋蟀的哀憐的聲音。

一〇

吃完了飯，便鑽進被頭裏了。

到了深夜，許多汽車先後回來，樓下的車庫充滿自動機的聲音。啓吉做了很多夢。「這孩子半開眼睛睡覺，怪可怕的」那漢子來住的時候，母親一定要辯護，半開眼睡覺，雖然睡

熟也會講話的。

天亮了，啓吉開眼一看，在夢中所見的，都散在房子裏，自己的旁邊，開車的和助手四五人，打着鼾睡着，隆山伏在床上，好像在寫信。

「怎樣？昨夜好睡嗎？」

「……」

「一定送你到中野去，安心罷。」

「哪，這裏是什麼地方？」

「這裏嗎？這裏是神田美土代町呀……」

信寫好後，隆山用厚唇封着信封，「好，也給鄉下的師母安心」說後便站起來，打開小窗，從樓上小便下去。

睡着的啓吉，從小窗可清楚地看見雲霞。看着來來往往的白雲，啓吉想那一片一片白

雲都是活的。

「爲什麼白雲會浮，會飛……」

「白雲麼？原來白雲是輕如煙的東西啦。」

啓吉想這只能到學校去問問先生。大概是有太陽好天氣的關係罷？啓吉很眷懷背囊所發出的皮的香味。

「我還是想回到澁谷姨母的地方去！」

「澁谷好的，無論什麼地方都送你去，橫豎白天都在玩……」

隆山袖底錢的聲音，叮叮的響着，帶着啓吉到街上來。啓吉那濕透的鞋子，穿起來怪難過的，但因四圍很爽快，一下子便忘記了。兩人走進電車路上的「一飯店」，啓吉先從壁上看到：早飯定食八分。

隆山大聲的叫道：

「定食兩個。」

定食是甜豆一盃，鹹菜一盃及昆布豆醬湯和飯，隆山把啓吉的飯分去一些，便像馬樣的大聲的嚼起來。

「小鬼頭！好吃嗎？」

「……」

啓吉只用眼睛表示「是。」一方面表示，一方面回答，那是很討厭的。但是飯也好，豆醬湯也好，啓吉都覺得很可口。至於甜豆在久沒有嘗過甜味的啓吉，是像昇天似的甜蜜了。

離開飯店，一會兒坐上市內電車。隆山的心裏，好像吹着尺八用頭打着拍子一步一步的慢慢的走着，看着窗外的啓吉的眼睛，逐漸走着他認得的街道——到澁谷最終站下車，隆山向着太陽，眼睛微閉起來，說：

「那末再會罷！記得嗎？假如記得，請再來玩罷……」

啓吉帶着驚慌的表情仰看隆山。「請再來玩，」這樣親熱的對啓吉說的，大人中，要算他第一個——

「啊啊！」

啓吉想對他說聲謝謝，但不知爲什麼，終於沒有說的跑了。

花店到了。油炸菓店也到了。啓吉從那小巷蹦蹦地跳着溝板進去。勘三在當面的二樓晒台上，抱着伸一郎，背朝外面。

「我回來了！」啓吉一面說着，一面打開了門，嚇得一跳的寬子大聲的說：

「嚟喇！你真是討厭的孩子，使人怎樣就心——伸兒的爸！阿啓回來了！」

寬子面現喜色的跑到樓上去。

勤三從拾得的皮包中取出香氣撲鼻的化妝盒子，不斷的嗅着，並唱着斯特命的詩。那是自己的老婆所沒有的年輕女子的氣味。伸一郎呆呆的看着父親的樣子。

田中的麥穗垂下來了

荊棘的紅果已熟

小河鋪滿了木葉

多麼眷念的，身變年輕啊！

「唉！多麼眷念的澤崎澄子啊……！」

「喂！阿啓回來了……！」

那是慌忙跑上來的寬子的聲音。不由得勸三不急速將皮包藏到懷裏。因為藏慣了稿子，所以凸起來的胸部，也不惹她注意。

「哼？昨夜睡在什麼地方從報館出來，馬上就找不着他了。」

勸三眼睛一條一條的從樓上下來，向啓吉使着眼色。啓吉也就不能不和姨父說些別後的話了。

「哼！有那樣親切的人嗎？是吹尺八的麼？」

「……」

「你看，沒有關係的人，而且這樣親熱，你怎麼樣？不是和你有點血統關係的外甥嗎？哼！在姊姊面前發脾氣，要我到處去找寄住，所以才會發生這樣的錯誤……」

「這些沒有什麼關係，……就是阿啓打失了，難道不是因為你酒醉的關係……到底怎樣讓我以後再問阿啓，我總覺得奇怪。」

「你別多問了，天真的小孩，懂些什麼？」

「哼！不見得，前回帶他到動物園去，他看着猴子在相抱，也就曉得了，馬上臉紅起來，已經不是天真的……」

「蠢貨，你不要不看地方說話，趕快準備飯給阿啓吃！」

「說着你的癢處就動性麼？你以為我什麼都不知道麼？……什麼都知道了……」

「知道那更好了，你看我慌慌張張回來，就疑心暗鬼起來，知道些什麼？」

「好的，總之，以後我一定問問阿啓……」

「啓吉！不准你對這個蠢婆說什麼話啊，知道嗎？姨父一定買金魚缸給你，你不是說要嗎？」

「哼！有那份錢，倒不如買一件襯衣給阿仲，阿啓什麼東西，不是有弱點嗎？——真是和死去的姊夫一模一樣，那雙像鼻的眼睛，這雖然不能怪啓吉，但總令人生厭……」

「唉！多麼好的天氣，管公們到郊外旅行去，多快樂，我們從早上就「夫婦打架」，我也厭煩了，阿伸你也來罷，買襯衣給你呢！」

勘三背着伸一郎，接着正注視寬子的啓吉的頭，便跑出小巷來。

「知道嗎？不要對姨母說啊！」

「……」

「喂！喂！知道呢？還是不知道？」

「噫！可是那些錢都用光了麼？」

「唔！算什麼！姨父明天就有很多收入，馬上就送去還她，知道嗎……」

玻璃店門前，擺着有染青色的玻璃瓶，啓吉指着它說：

「我要這個！」

金魚缸是青的，而且是透薄的，拿來望空，可以看着雲霞。啓吉覺得這是最漂亮的玻璃缸了。啓吉把它當望遠鏡，看着擴大的天空說：

「哪！天空爲什麼這樣青？」

「天空嗎？」

「唔……」

「我在什麼書上讀過青空的話……乃是大氣中的微粒子，變成水蒸氣，微粒子多多堆積起來，便有重量，所以就成這樣青的天空……」

「微粒子是青的麼？」

「問得討厭，老實說，姨父也不大懂！所謂微粒子，好比海水，一滴看來是不青的，多起來

不就青了嗎？好比你的鼻水也是一樣……」

啓吉噤的一聲，將鼻水吸進去。

「好！金魚釘買了，就到洋雜店買件襯衣給仲公罷，不然的話，姨母就要生氣的。」

「用青皮包的錢買嗎？」

「不要多話。姨父明天一定會送去的……」

伸一郎買了一件像蜂腹般的柳條的襯衣。

「喂！仲公，噲噲的唱回去罷。」

啓吉們很得意的從小巷回來，寬子在打開的廊下，臉上表現出一種使人駭怕的歡喜的表情，微笑的等着。

「伸兒的爸！」

「什麼？」

勸三故意裝做無事般。

「仲兒的爸！三百元三百元……三百元啊……」

「什麼事？這樣慌張呢？」

「徵文當選了！」

「呵！麼地方？」

「嘩！這樣從容麼？難道有那樣多的對象嗎？」

「不要多話，你時常當老公做蠢貨，老公當然非有許多對象不可……」

勸三從寬子手中取回了信，馬上跑到二樓，換了衣服又下來。

「像昨天那樣酩酊回來就糟糕了！好嗎？房租月底要是不付多少，一定要被趕出去，你知道了嗎？」

「的確！看着你的臉和催房租的，都怪使人難過。好罷，總之，我不在時，買十碗中國麵吃」

吃，寬懷的等等罷！知道嗎？」

勸三很高興的跑出街去，寬子却很不安定，若坐針氈，頃刻又走到鏡台前，化粧水和生髮油早就已空了。啊！三百元到手後，這樣也有，那樣也有……很想叫出可愛的阿伸，但回頭一看，啓吉和伸一郎都在後面稀疏的花柏籬巴下，高興的要着污泥。

「阿伸！太弄髒了，不可以的啊！」

大門全部打開，從小小的鏡中，照見小巷上的蒼空。——啓吉要是女的，住在這裏，還可以當做小丫頭使喚……總之，三百元的確是一筆大款。寬子梳着她那沒有油氣蓬鬆的頭髮，心裏總不能忘懷昨晚拿回來的，那個女子的青皮包。剛說「讓我看看」，他就慌張的藏起來……寬子想到這裏，突然站起來，向着正在後面搬土的啓吉大聲叫喚！

「阿啓！來到這裏來一下好嗎？」

星光明亮的晚上，使人頭昏。啓吉從樓上的窗，仰看蒼空。

旅行郊外回來的三姨母管子，拿些野菊和結有紅果子的樹枝來做禮物，在樓下和寬子談着話。

「開開電燈，」

伸一郎好像很無聊般，一離開手攔杆，便逼着啓吉打開電燈。寫字檯又暫作茶几，從樓上拿下去，可以做脚踏子的，一樣也沒有。

「唔！電燈可不要，星兒一閃一閃的在發光呢！阿伸！你來！我指美國給你看……」

「美國？」

「看得很清楚亮得很，國旗很多很多……」

啓吉的手從伸一郎的腋下伸到胸前把伸一郎抱上，但伸一郎的心跳動得很。

「駭怕嗎？」

「嗯！」

「沒有什麼可怕！」

抱起來的時候，伸一郎被手欄杆擋着腳，兩人跌了個平頂，發出很大的聲音。

「做什麼？在鬧些什麼？這樣大播大動，灰塵不下來麼？」

啓吉縮着頭。伸一郎故意用腳打蓆。啓吉驚慌起來，騎在伸一郎身上，在黑暗中，把自己的臉拿到伸一郎的臉上來，忽然感到乳臭微風樣，吹到啓吉喉內。啓吉好像從遠方找到東西般的將伸一郎的嘴唇，拿到自己的額上。

「光頭和尚，光頭和尚……！」

啓吉這樣小聲的叫着，又去胳膊伸一郎的腋下，胳膊起來，兩人便東顛西倒了。啓吉和

伸一郎在寒冷的蓆上翻來覆去，都笑出眼淚來。

「喂！不聽話嗎？要這樣鬧？」

寬子從樓梯上伸出頭來，管子輕聲的說：

「孩子們讓他玩罷！」

「啊！不黑暗嗎？要睡的話，兩人都下來，在這裏大鬧，姨父是要罵的。」

啓吉又縮着頭。

在樓下的管子，穿着牡丹色的洋服，配上深黑色的裙子，斜倚的坐着說：

「當然的，那真不像姊姊的身份，女子到了三十歲，像你說的，太沒有分別了，並且每五年就換一個人，小孩的事，一點都不想嗎？」

「恐怕一點母性愛也沒有了吧？」

「母性愛？笑話，那是像你有丈夫的人說的，那樣年輕的打扮，滿不在乎，還會認得什麼

勞苦……」

「啊呀！你這獨身者，怎能了解三十歲的女人的心理……」

「能也好，不能也好，事實終歸是事實。就拿阿蓮來說，還不是這樣。年紀不過十七歲，就變成那樣，乳臭未乾，就裝出賢妻良母的樣子……第一她最看不起你。」

「哼！看不起我，你什麼時候看見她？」

「嗯！她會來過，不過完全變了，好像很勞苦，我看了覺得自己獨身還幸福呢。」

一四

九點鐘已經響了。

勘三還沒有回來。叫來的中國麵，當真是十碗。

「這樣的花費對不起得很」

「什麼話？喂！仲公和阿啓都來吃罷。」

啓吉高舉着大碗，頰上充滿蒸氣，一面想着始終不承認知道青皮包的事，一面吃着麵。在小電燈下，四個大黑影子充滿了房間，空氣愈見沉重靜寂，只聽着噓麵的聲音，寬子忽然若有所思的說：

「你也不要羨慕蓮子罷！早點結婚，不是很好嗎？」

「啊！你到底想些什麼，哼，我終歸是我啊，現在正要選擇很好的對象呢！」

「莫辜負了你的青春……」

「噯，謝謝！不是有了三個很好的榜樣嗎？我只希望聰明的活着呀……」

「壞東西，但我是想過的，四姊妹中，恐怕我是最苦命罷。跟着這個喜歡吃酒浪蕩的老公，帶着不成器的小孩，老是羨慕一輩子能有一次像你這樣，擦着香水，不怕便宜……」

「不要譏笑……」

「唔！絕不是譏笑，我想女人有了老公，她的聰明就可試驗出來呀！」

「可是姊夫還算是心好的，像啓吉的父親，還不糟糕嗎？說這也不好，說那也不好，姊夫死了後，姊姊不是反年青起來嗎？不是又在享着姑娘時代的快樂嗎……」

「結局，早稻也不行，晚稻也不行，還是像你這樣的好……」

「難聽，這不是笑話。我也是有熱情的，就是踏着阿蓮的覆轍，也覺得沒有什麼……可是有了職業，不能一見男子，就把握不住了，可是那才真的糟糕。已經二十四歲了，雖然不是怎樣有意要保存處女的尊貴，不過到了現在，也就不肯輕易的把它失掉。」

「你還保存着麼？」

「當然，一些也不假哈哈……」

「奇怪的阿管呢……哼！怎樣爸爸爲什麼這樣遲？」

伸一郎已早在寬子膝上睡熟了，隔壁的時鐘已響十下。

「昨天也有電話，可是的確是沒有辦法的話，明天我就帶他去，看看姊姊到底怎樣？」

「我拜拜你呀！就這樣決定罷！未免……」

底下不說，但是啓吉無精打彩的瘦影，站在壁旁，聽着姨母們的談話，寬子看後，也覺得有些兒難過。

「阿啓真不幸啊！」

菅子這樣說後就站起來，朽葉色的襪子很雅緻，啓吉覺得很好看。

「那末……就回去罷……就帶阿啓去嗎？」

「拜託拜託。」

寬子說怕啓吉沒有襯衣，要受風寒，所以將勸三的纏的夏衣拿給啓吉穿在裏面。

「有小孩的家，什麼都好，那末，兩三日後再見罷！請向姊夫道好，拿到巨款，這次就買便

宜香水罷！

啓吉跟在穿黃色外套的管子後面，眼睛好像要睡覺的樣子說着「請了！再見！」就跑出門外了。巷內吹着微風。

一五

吹着風，啓吉雖然有點怕走，但終於跟在管子後面，睡氣朦朧的走着。

澀谷的第六站，就到高田馬場下車，管子的公寓，就在鐵路上可以看到的河邊。這公寓是很小的，只是一間二樓的木房，已經很有歷史的房子了。

「阿啓！你最喜歡誰？」

「……」

「喂！誰？你試試說！」

管子換了紅色的拖鞋，一面穿着有微塵的樓梯，向跟着上樓的啓吉追問。

「誰？」

「母親……」

「啊！真的嗎？」

管子輕輕的開着鎖，同時感到母子的感情，無論怎樣惡劣，終是牢不可破的，心裏不覺爲之感動。

「阿啓的母親，不是只愛禮子麼？」她這樣說道。

「……」

啓吉好像是沒有話可答，閉起口來，忽然若有所思的小聲吹起口笛。——四姊妹中，只有管子喜歡學問，而且曾在鄉下的女中畢業，在貞子家中，幫忙很久，眼看着姊姊的結婚生

活，感到失望，所以自己極爲認真。

看了貞子的家庭，和寬子的樣子，便感到自己不應該那樣快結婚，縱使結婚，也不容易得到美滿的結果，男女間那種算術式奇怪的關係，管子年齡愈大，越會感到危險。問他「喜歡誰？」啓吉率直的說喜歡母親；果然自己呢，離開故鄉，來到外邊，父母早已去世，不知不覺中腦裏浮出許多男子的相貌來，但喜歡的却沒有一個，有些寒心，並且感到寂寞。

「馬上就要冷了……」

進了房門，開開電燈，管子牡丹色的洋服，很美麗的映入啓吉的眼簾。雖然會跟着母親來過兩三次，但都是白天，深夜來的，這才是第一次。啓吉比在寬子家中，感到輕鬆，管子雖說清貧，但衣食尙足，她的房內有種溫暖，啓吉突然想到靜靜睡在這裏的快樂。

管子最像啓吉的母親，脫了牡丹色的洋服，寬闊的胸部，有北國女子特有的乳色的美麗。啓吉好像看着輝煌的東西，於是伏在蓆上，看那四散的婦人雜誌。

「阿啓！這個紐子替我解開……」

才洗出來的襯衣，背面的紐子堅固的結在紐孔，不能脫開，無意中將雪白的背脊，轉到啓吉面前，要他代解。雖然年輕的姨母沒有什麼顧慮，啓吉也沒有什麼意思的站起來，可是奇怪，嘴唇突然有些不自然，手指頭也抖起來了。就像大人的表情。管子從沒有看過小孩子這樣的表情。曾拒絕過「喜歡的人」，辦公室裏的男子們也曾想過，無論那個男子伸手來的時候，只是回答他一種羞恥的表情，對於任何面孔，都沒有特別憎惡。身體正如雌蕊在等受花粉，已經九分成熟的花朵一樣。管子被啓吉那冷指頭在背脊蠕動的時候，有一種特殊感覺，心裏好不自在。

門外的風，吹得一時比一時厲害。

啓吉醒來的時候，姨母還在熟睡。唇邊露出雪白的牙齒，啓吉將清晨的房間巡視了一週，依舊回去姨母背後睡覺，但突然感到母親的氣味。啓吉靠在姨母肩上，忽然想起母親，眼淚便一滴一滴的從眼眶中湧出來。

大概因爲是節日罷，很遠的地方在放火花。

「中橋小姐！中橋小姐！有客人來！」

公寓的管理人在扣着門。啓吉急忙揩了眼淚。管子駭得像玩偶一樣，圍着睡衣，便起來開門。姨母出去後的被頭裏，溫暖得使他心快。

「什麼？不驚駭着人嗎？爲什麼這樣早晨……」

「有客是誰？」

「哼！意外意外！」

「這樣作弄人，所以說你是不良少女，那裏有錯？」

「自有事實，天天不良，不良，到底不知是誰不良可以進來嗎？」

原來是蓮子來。菅子的頭髮像荒神山的杉木的散亂。將窗簾打開，風已停了。高架電車，載滿乘客，向着郊外前進。

「誰是阿啓嗎？」

啓吉從被頭裏伸出頭來，微笑的看着蓮子。

「菅姊，依然是一個人……」

「不是大傻瓜嗎？」

「不！近來我也想像菅姊這樣，反更幸福呢……」

「三石氏，怎樣？這樣的愛你，就是窮苦點，有什麼要緊呢？提着手提鍋到山上住的也有……」

「靠不住，那裏會愛我，只不過是最初的時候……」

「他會畫好圖畫！」

「不行，不要擲揀……今年無論如何非入選不可……所以要稍爲安靜些……」

「老實說，三石夫婦一來，沒有別事，就是找房子，就要搬麼？介紹這家公寓給你嗎？做不到……」

「真刻薄呀！姊妹住做一塊，多不方便，那裏會搬到這裏……我不說謊了，老實說，我是

從三石處跑出來的……」

「噢！」

「當真的呀！」

「莫嚇人，哼，以後還不是若無其事嗎？」

「絕不會，決不是笑話。他說要安靜些，所以我就暫時到咖啡店，實在已經盡了我的責

任了……可是，我沒有在的時候，他就和他過去離別的妻子往來……」

起床來將被褥整理齊整，是啓吉很久以來的習慣。無意中聽兩位姨母的對話，但意思却不大明白。很像寬子的蓮子的臉，怪有老人氣象，比她大五歲的管子，却非常豔潤。啓吉好好的看着姨母們講話。

「算了，怎樣都可以，水在沸了，就幫我泡茶罷……」

管子坐在鏡台前，開始梳她的頭髮。

「可是這次已經下決心了。」

蓮子說後，立即走到自來火灶旁泡茶，忽然好像新發見般說：「男子這東西，的確難了解！」

「虧你那樣早就了解男子……」

管子拍着拿着梳子的手，嘻嘻的笑着。

啓吉跟着管子和蓮子，到那有火花昇着的地方去，已經是將近正午了。

「就說和離別的妻子往來，有什麼稀奇呢。既然是夫婦，動不動就要鬧架，實在沒有辦法。」

「那是管姊你沒有結過婚的說話，世界上有沒有女人對她丈夫與他前妻往來，不生氣呢……」

「真的麼？」

蓮子也好，寬子也好，沒有一個不想她的丈夫是浪蕩者，管子想到酩酊大醉的勘三和終日在找房子的三石等的事情，不覺傷心起來。

「要是沒有聽過其他女人的談話，以為人人都是和丈夫不和氣的！」

管子的話，如同對蓮子放箭，蓮子驚訝得張開了嘴唇。雖然是說已經嫁人，但實在還是十七歲的少女。就沉默不做聲了。

高架電車抵中野車站，她們下車來，電信隊旁邊的櫻樹，葉落殆盡，秋空是晴天一碧，啓吉對此特別感到懷戀。

學校今天大概都放假罷。在草場上，學校的朋友成羣的在玩着。時時從很遠的人羣中，有小孩子叫啓吉的聲音：「田崎君！」

啓吉臉紅起來，但仍是懷戀的跟在姨母們後邊，答以微笑。無論那家的庭園，都盛開着菊花。

「郊外要算這裏最好了！」

蓮子說後，管子用鞋尖蹴着小石子，接着說：「這裏還是市內呢。」

啓吉離開自己的家，雖僅三天，但如一年之久，真所謂「一日三秋。」

急忙打開大門，就看見母親提着濕手巾出來說：

「呀！一個人來麼？」

母親似乎才從澡堂回來，頸子上塗滿了濃粉，啓吉知道回來難免要受罵，眼巴巴的說：

「嗯？」

「嗶啞！你們真像金魚的糞，做不成事的……」

門邊擺着一雙男人的大木履，才從澡堂出來的禮子，面孔像櫻桃般的通紅，從裏面跑出來。

貞子對於站在門前的妹妹們，也不做一聲，請她們進來。

「寬姊要我帶阿啓回來，并來望望你的近況……」

「這樣！那末就請你將啓吉放在這裏罷！近況？我有什麼值得告訴你們的話呢……」

「你生氣了嗎」

「管子也不高興，馬上這樣說。」

「生什麼氣，不過我想多寄些時，等我去帶他回來，有什麼要緊呢？……姊妹有什麼用處……」

「到底你說些什麼？是不是因為從澡堂才回來，或者其他，把頭弄昏了，自己的小孩，寄在有家庭的，妹妹家裏，對的嗎？……我問你的近況，並不是來調查那男子有沒有在啊！」

「好了，好了，管姊！」

「蓮子在拖着管子的袖子。」

「你放罷，阿蓮要說的話，非說完不可，哼！昨晚阿啓，是在我的地方睡的，前晚却是去麻煩神田吹尺八的人家，在寬姊家裏，只住了兩晚，但是就使她夫婦鬧架了……這個孩子這樣麻煩，爲什麼不把他送到孤兒院去？」

啓吉像蚌貝般縮成一團。

一八

姨母們悻悻的回去。

「啓吉！」母親的怒聲像雷鳴一樣在頭上叫。仰起頭來，看見才剃過的眉毛像銅線般，
貞子凭在門邊上。

「像你這樣的孩子，還是不要在這裏的好，那一樣不是使我痛苦，使母親受罪，好過嗎？
哼！不是不是……」

啓吉默默的低着頭。低得額子發痛。足的旁邊，有一大羣螞蟻，繼續着跑。啓吉想，不是螞蟻搬家嗎？再將疼痛的額子更放低下來。

「蠢貨！」

大吼之後，在側面來了一個耳光。

「哼，哼，無論怎樣，總是這樣不爭氣，母親在說話，那有儘在看地下……母親再不要你這樣白癡呆子……」

柔軟的赤腳，好像落在廊下的大木屐上邊，啓吉像小貓被提着頸子皮，丟在水門汀上。啓吉被推落地上後，不覺放聲大哭，淚如雨水的流下。貞子像被啓吉的大哭聲，嚇了一下，稍爲讓手，便把障子開了，牽起大哭的啓吉來。

「蠢貨！爲什麼這樣大哭，算了罷！既然被送回來，也就沒有辦法了，真沒有辦法的好了，脫去鞋子，上來罷！哼！」

遠處有小孩們的唱歌聲，房子旁邊的白楊樹的落葉，打着玻璃窗門，沙沙的作響後，落在地上。

放聲大哭後，比多多說話，心裏還鬆些，啓吉默默的站在母親膝下，好像在求憐般，仍哇哇的哭着。

「怎樣了？」

鼻頭發光的男子，從茶室出來，禮子也跟着出來，挽着男子的手走着，說：「阿哥在哭呢！」

「這樣大，動不動還是哭！」

貞子心裏不由不難過起來，便「唉！唉！」歎着氣跑上去了。

「喂！小鬼頭，不要哭罷！哼，洗洗手，來和阿禮出去玩玩……」

啓吉已經哭疲倦了，但是放聲大哭，心裏覺得好過，所以仍不停止。奇怪得很，只要有聲音，眼淚就會不斷的流出來。

「好了罷！你不要管他……」

貞子被男子說後，才無可如何的跑進去，只剩禮子穿着大木屐站在啓吉旁邊說，「阿，不要哭，不要哭，」啓吉盯了她一眼，表示「討厭」之意。

「蠢貨！」

啓吉將禮子推了一下。禮子每隻手中握着一個五分的鎊幣，鈴鈴的拍着，被啓吉一推，便將五分鎊幣擲在水門汀上。

啓吉用腳把它蹴開，說着「討厭討厭……」等到禮子站起來，急速就拾起鎊幣，打開門，飛也似的跑出去了。

「阿哥蠢啦！」

禮子頓着腳，像破銅鑼般，比啓吉還要高聲的哭。

進。

什麼地方在打壘球，擊球的聲音，浸透空際。啓吉背着久未背過的書包，像兵士般的勇

進了校門，看見校園的蔓薔薇，被虫所食，只剩些枯枝，其他的樹木，都在落葉。

聽到鋼琴的聲音。跑進教室來，女生們都在溫習李亞王小說的宿題。啓吉的學年分爲三班，轉校者特別多，所以男女混合起來，副班長饜庭芳子是一位美麗的姑娘，看着啓吉便微笑的站起來。

「田崎君，不是請假很久了嗎？今天有小試，要背誦第十四課李亞王小說……」

啓吉急忙解下書包，拿出書來。鐘還沒有響，教室裏像動物園的鬧着。

「田崎君！到那裏去來？」

「前幾天才到飯能去旅行呢……」

男生們也都集到啓吉身邊來。

啓吉是班長，大家都集合起來說他沒有在時許多有趣的故事。

「還有，先生也換了，這回是女先生，是非常好的先生呀……」

「西內先生呢？」

「聽說到神戶方面去了……」

啓吉被女生包圍的時候，臉就紅起來，兩手插在袋裏。突然酒店的兒子，很滑稽的田口七郎兵衛，很誇張的朗誦着：

「第十四課，李亞王的故事，李亞王已經將近八十歲了，生來性情非常凶猛，加上年紀很大，火氣愈盛，偶有小事，也要大怒。可是近來精神大衰，已經不堪政務的繁忙了。王有三女，即：高里尼爾，林康，可特雅……」

讀到這裏，副班長櫻庭芳子說：

「錯了，錯了，不是高里尼爾罷？是高里里爾，林康，可特雅喇！田口君讀得這樣快，不行的。」

「噯，胡說，就是高里尼爾也好，讀得很快，那裏聽得出……」

「啊，可惡呀，是我錯，讓我告訴松本先生罷……」

「你們女子輩，有什麼用，吹牛皮，你喜歡白眼大將罷？」

「糊說好啦好啦！你說什麼？」

啓吉被美麗的副班長一看，心裏不好過起來。

桌子漸漸坐滿了，各人都在誦讀，田口七郎兵衛是復習罷，總是洋洋得意搖着癩痢頭大聲讀着。

「……憤怒，失望和後悔齊集於一身的王，已失去了靈魂的主宰，跑到荒野的僻處。那晚正是風和雨，雷鳴和電光齊來的恐怖的晚上……」

「什麼！大聲得意的讀着，那知不懂它的意思啊！這人……」

饜庭芳子伸出舌頭在擲擄田口七郎兵衛。

「什麼！你再說一回……今宵的虎，非常飢餓，眼發光的……」

田口這樣說着，飛鳥般跑到饜庭芳子處去，因為被桌子阻擋，所以他穿着泥鞋踏上桌子來，恰好這時，校園上課的鐘，叮叮的宏亮地響了。

110

作了早禮的體操之後，校長開始調詞的時候，校園中餘葉稀疎的櫻梢上，百舌鳥「啾！啾！」的叫着。啓吉記得聽誰說過，百舌鳥是在枝梢上叫的。仔細一看，初秋飛來的鸚鵡也在啾啾的叫着飛來飛去。啓吉想起在鄉下死去的祖母曾說「鸚鵡一來，就會下雪」的事，無意中仰視上空，倍覺秋天的可愛。

「喂！不要看外面……」

手背在後邊的體操先生，從後面跑來，推着啓吉的後頭。大家一齊噙噙的笑起來，啓吉沒紅了臉，低下頭去。

朝禮完全做完後，啓吉站在全班前面，走進教室去。

吹口笛的，唱歌的，復習的，不復習就要哭似的……教室中好像搖豆子的鬧着。啓吉沒有膽量出來叫一聲「請靜」忽然副班長饗庭芳子大聲的叫！

「諸君！請靜一點罷！」

暫時靜了一下，可是馬上誰又在一角，發出感歎的聲音：

「好厲害呀……」

於是大家又笑起來，聲音像波浪襲來的大笑聲繼續不斷，毫無辦法可以阻止。啓吉更加忍縮起來。田口七郎兵衛跑上教壇，用粉筆在黑板上寫着——嚴守肅靜。可是反應的又

是一陣大笑聲，像澡堂般擊着桌子唱歌的也有。女生們都在說：

「真沒法，男生真是討厭……」

突然饗庭芳子好像發見着什麼似的，蹣跚的走上教壇，寫着——男的學生可厭——。窗子開着，大概因為天空一碧無霞罷，穿黃色洋服的饗庭芳子，越顯得美麗好看。頭髮映在玻璃上，好像綬子的光亮。

饗庭芳子才要從教壇下來，田口七郎兵衛就跟着上去，在另一邊寫着——女的學生可愛！又是一陣笑聲。

「呀！先生來了……」

「先生來了，芳姊趕快……」
教室門打開了。

田口七郎兵衛慌忙抓起黑板擦子，正要揩下，但已來不及了。饗庭芳子悄悄的回到坐

位來。啓吉站起來，喊出「立正」的號令。

癩痢頭的田口七郎兵衛，提着黑板擦子不動的站着。

頭髮垂在額上，臉色很白的先生，看着黑板上的字，突然臉紅起來，對田口七郎兵衛問：「你爲什麼寫這些無聊的字？」

田口七郎兵衛只是默默的站着，先生又看另一行寫着——男的學生可厭！不覺微笑起來。

「好了把黑板揩還先生罷！回到座位去！」

先生這樣說後，慢慢走上教壇。啓吉對於這位新先生極其畏敬。田口七郎兵衛沒趣的跑下來，將到坐位時，啓吉大聲的叫「坐下。」

「你是班長嗎？」

啓吉紅着臉點頭。先生轉向黑板，輕輕的將饒庭芳子寫的——男的學生可厭！——揩

去。

「都復習來了麼？」

先生措完黑板，便翻開放在桌上的書。

「饗庭！第十四課，六十六頁，從第四行讀起！」

饗庭芳子馬上站起來，揚聲的讀着。

「今天有一樁事要問問你們，你們是那一個最重視父親？這是我想知道的。先從姊姊

高尼里爾說起罷……」

富有彈性的聲音，啓吉傾耳聽着。過去饗庭芳子曾在學藝會席上，背誦鎌倉的故事的，確是美音。

看着由比岸的左邊

經過雪的溝路

八幡宮的城池，

在這一段中，好像是她最得意的，直到現在，啓吉仍不能忘却饗庭芳子拂袖的姿勢。

「好！其次讓班長讀罷！班長是什麼名字？」

「……」

啓吉紅着臉站起來，饗庭芳子很老誠的代他說：

「是叫做田崎啓吉……」

「那麼就請田崎君接着七十二頁饗庭君讀的後邊讀下去……」站着的啓吉，慌慌張張的，不知是第幾行，翻着七十二頁，便糊裏糊塗的在「王大聲的哭了」的地方將書讀下去。

後面不知是誰，暗讀着「憤怒，失望和後悔……」但啓吉慌張起來，無論那一行都找不出「憤怒，失望……」的字樣來。

「田崎君請假了麼，那末就讓其他的人讀罷！」

啓吉坐下來，出了一身冷汗，最前列的近視眼叫做中原的，便站起來讀。

「憤怒！失望和後悔，齊集於王的一身，王已……」

啓吉仔細看書，便發見剛才要讀的，就在頁的中間，舉目一看，先生閉着眼睛站着，雖然沒有復習，但也能流暢的讀下去，覺得剛才不讀的可惜。

「好了罷！就這樣結束，現在再來默點書罷……」大家都拿出練習簿來。

「大家的書都覆下去，好了麼？」李亞王已經將近八十歲了……」

真是可愛的聲音，學生們鉛筆寫字的音響着。

「兩位姊姊已經嫁給貴族，妹妹亦已准爲法蘭西王妃……」

教室外靜寂的空氣中，好像有人跑進來，

門聲一響，是茶房的老頭子。

「先生！班裏有叫做田崎啓吉的小孩沒有？」

「田崎？就是班長罷？有的。」

鉛筆的聲音停止了，啓吉心跳着。

「他的母親來了，說有要事慌忙的走來……」

「那麼，你就出去罷！」

先生按着啓吉的肩，帶他到門外去。啓吉出去後，先生的聲音，又繼續起來，似很高興的朗讀着。

「分配領土的那天，王叫齊了女兒們在面前……」

從沒有到學校來的母親，到底到學校來有什麼事呢？啓吉感到莫大的不安。

貞子在茶房的房間，蹲在大火爐旁邊。

「嘍！對不起，麻煩你！」貞子和茶房應酬了後，便跑出來。

「啓吉，你來……」

說後便帶啓吉到外邊去。校園中有兩班正在體操。母子跑到白楊樹下來，貞子拿出白信封對啓吉說：

「……母親暫時不能不到九洲去一趟，叔父的生意失敗了，關係很大，非馬上去一趟不可。你拿這封信到寬子姨母家去，替她看看阿伸，不久我就回來的，你要乖乖的等着我，知道嗎？……」

「……」

「這次不能夠帶你去……」

「很遠嗎？」

「很遠，很遠，但是馬上就回來的……這封信不要打失，好嗎？」

啓吉點點頭，心硬的貞子，見着啓吉悄然的樣子，不由不感到心痛起來。

「那末你就進去上課罷！母親寄些好東西來給你呢……」

「學校又要請假嗎？」

「你和姨母商量罷，在她附近也可以讀的。」

「不被趕回來麼？」

「曾被她趕回來嗎？」

「唔！雖然沒有說可是……」

「你看，可不是，不會趕你的，而且勸三姨父，不是和阿啓很要好麼？」

上體操的一班，正在競賽拔河，呀河海！呀河海的叫着。

貞子回去後，啓吉將白信封放在袋裏，重新回到教室來。教室裏正在作李亞王劇的對話，饗庭芳子裝男聲做李亞王，因為做得太好了，大家都很注意，所以啓吉回到教室來，也沒有人回頭來看。

先生靠在陽光直射的窗旁，眼睛閉着在聽對話。

下課鐘聲，高高的響着。

「先生！田口君讀錯了！」

「算了，鐘已響了，結束了罷，下一回，李亞王的對話要說的，大家好好的復習，以後時常要默書的。」

先生牽着自己的衣衫，跑上教壇去，啓吉站起來高叫：

「立正！」

「敬禮！」

有人嗤嗤的笑着，敬禮之後，先生還是站在教壇上不出去。

「田崎君和饜庭君，暫留在這裏，其餘的人都出去玩罷……」

啓吉和饜庭芳子，如命站着，先生拖着椅子坐下來，說：

「請你們到這裏來罷！先生換了，大家都不緊張起來，可是你們是班長，應該幫助幫助

先生才好，饜庭君，你是副班長，不應該在黑板上亂寫的……」

啓吉和芳子都紅了臉。

「田崎君家裏有什麼事？」

先生替啓吉扣着襯衣鈕子，這樣的問着。

「……」

啓吉沒有話說，在親切的先生面前，自然不好意思說出自己家庭的事，尤其是可愛的芳子，明亮的眼睛微笑的站在眼前，實在不知道要怎樣回答才好。

「什麼人生病麼？」

「不！」

「班長君真誠實……」

先生這樣說着就出去，啓吉感到又將被這位先生討厭了，心裏非常難過，坐下自己的桌子來。慶庭芳子好像先生的影子般，跟着先生到廊下去了。啓吉更感到自己的孤獨，運動場上的小孩們，像球樣推着。

啓吉心裏非常不安。——正午的時間到了，啓吉也不對先生說，獨自背着書包，從後門跑回去。快點回來，無論怎樣，請求母親帶到遠遠的九州去。這樣一想，心中便帶哭聲的叫着「媽媽」了。

踏進積葉的籬牆，家中的寂靜，是啓吉所知道的。啓吉轉到後門去。後門也關着。從縫隙看去，裏頭只是黑暗。啓吉站在門前，不知要怎樣才好，自己的影子，很短的成爲垂直落在自己身旁，忽然看見自己罩上的花盆。用脚一蹴，花盆倒翻轉起來，只有雌蟋蟀像是很衰弱似的在裏面爬着。小的雄蟋蟀，恐怕已是從缺洞逃跑了。啓吉蹲下去，把那將成乾的雌蟋蟀拿起來，將牠發抖的脚一隻一隻的拔去。

「媽媽！」

沒有回答。

「媽媽！」

四圍依然靜寂，聲音反響到自己身上來。

啓吉又大聲的叫『媽媽！』咽喉硬了，熱的東西，忽然從眼眶流出來。當真都到九州去了。啓吉想起放在書包裏的白信封來，於是感到被棄者的悲哀。

微風一過，樹葉便珊瑚的落下，到了什麼人都沒有時，自己的家，看着越小起來。

啓吉肚餓了，便從書包取出飯盒子，坐在石頭上吃，飯中有啓吉喜歡吃的鮭魚，意外的又有很薄的雞蛋填在茄子裏面。

看着這雞蛋，想到母親早已決定把自己放在這裏，私自跑了的事，不覺又落下淚來。

吃完了飯，啓吉跑到井邊去，打着唧筒，嘴唇放在水口，吃起水來。吃水的時候，那邊好像有母親叫喚的聲音。把母親時常握着的唧筒的一端，嗅了一會。但僅有冷鐵的氣味，卻沒有母親的味道。啓吉背上書包，好像初夏時來賣甜豆的小孩，又像小說中的少年。

啓吉坐高架電車，從澀谷站下來，馬上就看到勘三從收票處出去。勘三帶一位穿花外衣的年輕女子。

「姨父！」

啓吉走上來，但勘三熱心的和女子說話，毫不回頭的繼續走着。啓吉將車票交給收票人，開小跑步跑來趕，但因為書包「噹！噹！」的響着，心裏覺得不好意思，所以時跑時停。

到了大甘栗店的轉角時，同行的女子突然停止了步。勘三的臉，充滿着憂鬱，時時看着地下或眺望遠方。

趕上了姨父，到底是好是歹，心裏失了主宰，但總想到如果和勘三一齊到姨母家中，進門時比較沒有困難些。

「姨父！」

也許啓吉的聲音太小罷，好像還沒有聽見。不久勤三便帶着女子轉入橫街，走進唱着留聲機的吃茶店去。美妙的聲音從門縫裏透出來。

啓吉打算等一等。在姨父未出來前，便站在有收音機的店口。這店陳列窗內的電燈罩，電熨斗，電鐘等無一不使啓吉感到有趣，在看這些東西的時候，同時又作種種的空想。

店前放着的小收音機，放出經濟消息的聲音。店內好像一個人都沒有。啓吉偷偷用手去摩一摩收音機。到底從什麼地方發出音來呢？真是奇怪，收音機全然像噴井中發出無限的音般，不斷的說着話。

有三個黑的開關器。啓吉轉了一個，聲音立刻柔軟起來。再將中間的第二個一轉。80，90的數字變換的時候，聲音便帶有波狀。啓吉感到無限的興趣。再轉最後的第三個，聲音立刻停止了。啓吉慌張起來，急忙轉回去，又將最初的一個，轉了一下，結果發出莫明其妙的

大濁音，自己驚異起來，不知怎樣是好。在這緊急當中，啓吉把開關器全都轉了，聲音更加莫明其妙，店裏的人，驚嚇的大聲叫着：

「那個蠢東西！」

跑出一位光頭的店夥來。

啓吉藏到橫街去，但光頭還是趕來，不得已便跑進姨父們吃茶的店子去。勘三用手托着腮，看見啓吉背着書包的姿勢跑進來，大吃一驚，站起來說：

「有什麼事和姨母一道來嗎？」

「不……」

「有什麼事？」

「弄着收音店的東西，被他罵了！」

「爲什麼到這裏來？」

「在車站上看見你，叫了幾聲，可是你沒有聽見，所以在這裏等……」

「所以你在鬧收音機店嘍……」

勘三的臉表示「唉，喫了一驚」馬上又坐下去。

「澤崎姊！剛才的話，望你不要見怪。」

被稱做澤崎的這個女人聽了微笑起來。

「噫！皮包就是他檢着的嗎？來得真好呀！」

澤崎這樣說後，隨將自己面前的糖菓包起來，拿到啓吉骯髒的手去。

二四

和叫做澤崎的這個女人別後，勘三們兩人走出來，勘三只是「唉！唉！」的嘆氣，向啓吉問：

「啓吉，剛才的女子你喜歡嗎？」

「……」

「怎樣？不是使人好感嗎？」

「唔！」

「和女子一道走的事，在姨母面前，可不要說啊！」

「啊！」

啓吉想拿糖菓給我的女士，就是打失皮包的人呀。並且想到她是一個注意非常周到的人。勘三好像浮魂般飄搖的走着，忽然問啓吉道：

「有什麼事來對姨母說麼？」

啓吉被這樣一問，隨即想到說要往九州，特到學校來的母親，不覺心痛起來。從母親處拿了白信封和一個五角鑲幣，這好像是從此後永遠不能再見母親的兆候。

「哪，媽媽說要到九州去，我趕快從學校跑回來一看，家內已經沒有人了……」

「哼，要到九州去，什麼時候？」

「已經去了……」

啓吉從書包中取出母親交來的白信封，交給姨父。

「原來如此，好罷！」

勘三打開信封，從裏頭取出信來，信中夾一張十圓的票子。

「啓吉，母親真的到九州去了呀……」

「……九州很遠的地方吧？」

「是的，很遠，長崎，你知道麼？」

「啊！是一個港口罷？」

「不錯！」

啓吉的心裏在畫着遠的長崎的地圖，感到無限的遙遠。

「新的父親和禮子……」

勸三不知不覺的這樣說，啓吉在用手背拭着眼睛。

「養貨值得哭麼？阿啓的腦根不是很好吧？哼，鼓起勇氣來，努力用功，給大家驚倒一回……」

受風波的誘惑，

今天也在寫稿子……

大概是看着啓吉太不振作，想給他點勇氣罷，勸三輕聲唱着歌，啓吉滴着淚，同時打了一個大噴嚏。

「那樣寂寞麼？姨父還不一樣，知道嗎？有趣罷？說什麼寂寞振作起來呀！振作起來，被他一提，噴嚏更是打個不停。」

「爲什麼這樣打噴嚏？你試喘喘氣罷，出力的……」

到了油炸菓和花店前，噴嚏還沒有停止，到了勘三的家，伸一郎高聲的叫着出來迎接。

「啊！阿啓，又來了！」

寬子在圍腰布上揩着潮濕的手，兩頰擦着鮮明的胭脂。

「姊姊終於離開都市了……」

「離開？」

「目的地是九州相良呢？還是其他？都沒有說明——畢竟像小商人般，行蹤無定的，到

九州什麼地方去了罷……」

「但是，那是真的嗎？」

「真假誰知，總之，這個你看！夾着十圓的鈔票。要我們招呼招呼呀。假如你是姊姊，也是懷念啓吉的，難道不是自己痛着肚皮生的……」

「懷念可是……」

「當然最好是帶着他去啦。不過，你如果是姊姊的話，還不是只有一個身體，愛小孩，但又不能不愛老公，你怎樣打算？」

「不管新丈夫怎樣好，我決不離開小孩！」

「那是最好沒有了，但是，假使新丈夫不喜歡你的小孩的時候，不是很糟嗎？」

「這樣做無理要求的丈夫，我絕對不要。」

「真的那末，現在我沒有無理要求，當然是好老公了！」

「什麼？少少的徵文得賞，就這樣的吹牛……」

「你不是因爲三百圓沒有全部領到，就這樣生氣嗎？新雜誌社，能夠先拿五十圓，也算特別客氣啊。」

「唉！無聊……」

寬子對啓吉，連橫眼也不瞧一下，就跑到廚房去了。

啓吉沒有安坐之地，不得已坐在梯口的地方，雖然在咬着指甲，但噴嚏還是不停止。勸三也生氣起來了，肚皮貼着簾，大聲的叫着：

「我也過不慣這樣討厭的生活……」

「是的，我那裏不知道，你這兩三天，過不慣討厭的生活！」

「你不要這樣含血噴天！」

「你莫這樣說，我完全知道的，你的心情……」

「唔！所以你擦着胭脂，希望來和緩我麼？」

「唉呀！可惡！你那種對你那年輕的女子說的話，不要來對我說罷！」

「笑話！想不到女子這東西，爲着自己的方便，什麼理由都做得出來，真奇怪！啓吉，出來到這邊來……」

啓吉站起來了。

寬子已經氣得面如土色，看着啓吉從障子呆然出來，便說道：

「什麼啓吉，啓吉！用笨重粗暴的腳音，跑上樓去了。」

站在姨父傍邊，奇怪得很，竟不打噴嚏了。

「姨母很愛生氣哪。」

「不是因爲我來嗎？」

勸三吃驚的，看着啓吉說：

「莫耽心，有姨父在這裏！看你這小孩，哼，駭怕什麼！」

「……」

「啊！姨父也不是可以馬馬虎虎的，阿啓和姨父都要大大的用功呢——那邊的煙和我拿來。」

啓吉將放在房角的香煙拿過來。

「九州很遠嗎？」

「九州當然很遠……想去嗎？」

「……」

「還是母親好罷？」

「是的，那個叔叔不在時，母親格外愛我們……」

「馬上就要和禮子回來的，你等着罷？」

啓吉心裏想問問「在什麼地方等才好呢？」

啓吉除了看護伸一郎外，別沒有得到誰的愛，閒時便讀姨父四散的書，過着日子。

安德孫的沒有畫的畫，是啓吉最喜歡看的，簡直想把它藏在書包裏。

看着沒有畫的畫的時候，便湧出種種的幻想，很想去找到遠隔在長崎的母親——到長崎去，一定有很多奇怪的道路的——啓吉這樣想。

早晨，天氣正像百舌鳥在學校的樹梢鳴着時的睛明。

啓吉乘着姨母在廚房做事，姨父正在睡覺的時候，偷偷的背上書包，向着西方前進。北斗星像月兒明亮的掛在上空。啓吉走着路，心裏不免駭怕起來，但却不想轉回頭。

抓住啓吉的心的，只有校園的景色，伸一郎打破的玻璃壺和車間二樓吹尺八的房子的情形等等，說到肉親，只有母親使他流淚的懷戀。

青空茫無雲際，極其美麗。

自己踏着自己的長影子前進，啓吉像要到學校時的樣子，搖着書包走着。

「喂！啊！危險！！」

好像有人從啓吉的背後撲來，啓吉昏昏的向前顛撲了兩三步，前額已經碰着路了，以後便暫時什麼也不知道了。

眼前看着像海樣的空地。血液像漩渦般描出各種模樣。

「喂！」

好像有人在喊着。後面像鱷魚般的東西，衝上啓吉的背脊來。啓吉痛得不能忍耐了。自己的周圍，站立着各種人的面孔，手牽着手，用力的喊着「注意！注意！」

但是，鱈魚的嘴巴，已經發出嚼嚼的聲音，把啓吉的肉吞進去了。

「痛啊！」

啓吉不知不覺的呻吟起來。

自己發出呻吟的聲音後，不覺打開眼睛來，發見自己已經睡在一間小白房子中了。安得生的小說般，小而清潔的房子，兩個嫦娥般的年輕看護婦，站在啓吉枕邊。

有一個窗可以從枕邊看着海般的青空。

「痛麼？」

看護婦開着美麗的唇問他。啓吉想把臉動一動，但頭部都綁着綁帶，不能動。手足一動，也會牽動着腦殼。看護婦們在枕邊看着窗下，互相談話。

「運氣很好，書包代他死了，簡直變成燒餅……」

啓吉是被載着鉛要去製造包糖菓的鉛箱的貨車軋着了。

蝴蝶，小鳥，鱷魚，花草，太陽，都在啓吉夢裏，好像顏料在水中溶化一樣，漸漸擴大下去。
啓吉振不起精神的眼睛，昏昏的又陷入熟睡中。腦海裏好像有唱歌般柔軟的風吹來，

牡

蠣

周吉和玉子，住在一家滿生着鋪地錦的運送店二樓上，他是日本橋橫山町袋子店美濃田三吉號的職工，專門縫些婦人用的手提包等等，要是出手得快，每月可得四五十圓，但周吉時常喊着「頭痛！頭痛！」每週只能做成十個至十五個。玉子是旅店北秀館的女傭，工資月僅七圓。——周吉怕坐電車，做完工作後，照例由西片町步行到日本橋去。

美濃田屋也知道每週跑來跑去的守田周吉的脾氣，到了黃昏時候，學徒們便在說着：「今天那傢伙差不多要來了，」果然不錯，好像規定時間般，周吉那矮小的身軀，很恐縮的便打開玻璃門進來——今天依然是黃昏忙碌的時刻，周吉沒有對着誰，只是叫一聲「晚安！」便坐在堆積頗高的貨箱上。一直等到掌櫃的事情辦完，這中間連煙也不吸一口，無精

打彩的好像在想什麼事，要是沒有人來叫他，他那種姿勢，是永遠繼續着的。周吉穿一件撕破了肩膀的網衣，圍着被漿糊染光了的腰布，腳上穿一雙瓜皮絆朴木底の木屐。

「給你等得太久了！守田君！請到帳房來罷！」

一位深眼眶，身材很高的學徒喊着。周吉用那無表情的臉孔，答應着「啊！啊！」便把木屐脫下，坐在帳房的前面。頭髮很薄，戴着眼鏡的掌櫃對周吉說：「聽說守田君已經成親了，恭喜！恭喜！」

「不……不……」

「剛纔聽學徒說，在守田君的地方看着新娘呢，委實可喜。」

「啊——啊！」

周吉臉上忽然紅起來，便把草綠色的包袱解下，打開那像飯盒子般的小箱子蓋，箱子中疊着些像魚生片般新製成的紗布煙袋子。掌櫃一個一個的拿起來，用手指檢察縫線後，

便把牠架作井字形的堆在一起。

「一共十八個。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再拿一點別的東西去做，怎樣？」

「好的。」

「最近來了些新小牛，[◎]還是照手提包的縫法，你就拿些去試試如何？」

「好的！謝謝！」

「我想多賺點錢，就是繡上花邊，也無不可，只要好看。」

掌櫃在周吉那骯髒的摺子上寫着：婦人手提包十八個，付工錢三圓六角之後，就交給

● 日本一種皮的名稱。——譯者。

學徒，學徒把摺子拿進去的時候，掌櫃順手將放在櫃台上的那繡着人物的最好看的一隻，拿給周吉看。

「這是三樹店的老板定的，富川君縫的，好看嗎？」

周吉覺得很雅緻，吃了一驚，馬上在腰布上措乾淨兩手，拿過來看，隨即反問，「這個每方寸要多少？」

「唔，因為在金唐革^㉑上繡入人物，每方寸最少需十五六圓，我們的東家非常得意呢。」
「的確很漂亮，做成時，差不多要一百二三十圓了，的確雅緻。」

掌櫃將金唐革放在原來的玻璃盒後，再將脊鏢^㉒以及蜥^㉓、茶利^㉔、印傳^㉕等新縫的

㉑ 日本一種皮的名稱——譯者。

㉒, ㉓, ㉔, ㉕ 都是日本一種皮的名稱——譯者。

東西，拿給周吉過眼，周吉痛感到自己一生中，非有一次縫縫這些東西不可，同時懷疑掌櫃過度的親切。想到這些東西，都是那位上等職工胖子富川所縫的，自己却只是縫些下等貨色，心裏總覺得難過。不縫這些東西，一切的工作，可說都是徒勞，這樣一想，周吉好像在做着惡夢，指尖感着麻痺。

學徒從裏面出來，將領得之款，交給掌櫃，掌櫃一一擺在周吉那髒的摺子上，對周吉說：「三圓六角，請你數一數罷！」便送到周吉面前來。周吉將有新皮味的新小牛及附有銀色象皮裏的二十個，放入空的小箱子，包在綠色包袱中，一杯茶也沒有吃的，又蹣跚的回到西片町的二樓來。打開歪倒的玻璃後門，上到二樓，先點起洋燈，並將戴着的被陽光曬脫色的意大利式草帽掛在壁上。這頂意大利草帽，是周吉在小石川古董店買來的，茶色的帽邊，已經變成將近白色了，因為非常柔軟，極其好戴，所以周吉三年來沒有不用牠，就在晚秋，還是戴着。袋子工人，對於物品的保留，比一般來得認真，四年前美濃田老主人送給他的布傘，現

在還是沒有遇雨水，慎重的裝在布套裏。

大概是黃昏時候，玉子又送過來的罷！在壁櫥前放着蘿蔔和鱈魚，周吉把小膳盤拿到燈光下，神經質地一方嗅着燒魚，一方吃着飯，飽餐之後，把小膳盤放進壁櫥去。隨將包袱打開，拿出今天新領來的皮革，周吉覺得柔軟而滑潤，輕輕用手摩一摩，頓然有些快感，拿到鼻上，聞到洗馬般的氣味，又拿到頰上擦擦，突然想到掌櫃拿給他看的那金粉色的金唐革，自嘆不是那種熟練的工人。周吉從小抽屜中拿出鋒利的小刀，在頰上抹了一抹，又在新小牛的一邊刻了一下，凸凹骯髒的工作桌面，又留下新的痕跡。須要仔細刻畫的地方，照樣的細刻，但周吉的手却是發抖起來。小刀切着革皮，發出「設！設！」的聲音來。刻過的皮，拿到鼻前，彷彿聞着玉子出汗時，頭髮的氣味。周吉很小心的將小刀在腰布上拭拭，放進抽屜去。

周吉認識玉子，是在本年的夏天。住在樓下的運送店老人，因為熱心飼養蘭蟲，特別

在二樓曬臺上做了一個五尺見方的木槽，買了一缸一角錢的小蘭蟲，放在木槽裏飼養。蘭蟲很容易死，一尾一尾的丟掉，等到盛夏時節，纔剩四尾了，但是顏色已漸變銀白，在淺水槽裏往來游泳。周吉每天早晨在曬臺上洗冷水頭時，第一映入眼中的，便是這四尾錦魚。他常常蹲在槽邊，仔細觀察這些蘭蟲，發見蘭蟲的頭，漸漸變成獅子頭，腹部垂下，尾巴展開三角，好像火花。在烈日之下，水的上半，蓋着舊簾，蘭蟲都在簾影下追逐子又蟲。——北秀館的主人和運送店老人，同樣是蘭蟲狂的同志，尤其是北秀館主人，以爲自己最有辨別蘭蟲的眼光。養了四五尾蘭蟲，每尾價值四、五十圓，常向儕輩示威，在澡堂沐浴時，對蘭蟲朋友，談論運送店的蘭蟲，什麼腰太小，什麼頭太大，沒有一尾是好的……以爲得意。北秀館主人喜歡養醒醒朱^㉔，而運送店老人，因資本關係，只能養些白鹿子^㉕，四條之中，只有一條是銀白色，附有口紅的。老人很快樂的飼養着，北秀館老人時常說：『我不是蘭蟲的老板，不過養來解解悶罷了。』每天早晨都很起勁的跑上曬臺來。——蘭蟲的朋友，大概是同志的關係，很容易

變成知心。北秀館主人，知道那條溝的子又蟲最好，時常叫小孩去撈，撈來後叫玉子送些給運送店老人，運送店在白天大都是出去爲人搬家，搬貨物，在家的時候很少，最初是老板娘從玉子手裏接過來，後來便叫玉子代她送到曬臺上，她對玉子說：「玉姐，對不起得很，請你順便替我放進魚缸裏罷……。」天氣非常燒熱，玉子步登樓梯，在黑暗的梯上，雖時在白晝，但仍有蚊蟲在飛。梯上有一簾大的小房子，在這裏便可看見周吉打開房門，穿一件薄襯衣，一心不亂的在縫着顏色新鮮，花樣美麗的手提包。

周吉覺得門外有點動靜，無精打彩的擡起頭來一看，看着一個身體矮小，肥胖的女子，手上提着鐵桶，不知不覺的叫聲：「啊呀！」最初擡起頭來的時候，很朦朧的看見一個眉眼，

① 是金魚之一種，體短，腹圍突出，頭寬而扁，無脊和鱗。——譯者

②，③， 蘭虫的別名。——譯者

唇、鼻都沒有女郎，等到看出眼和唇時，周吉的額上流了一把冷汗。

「啊！好看哪，能不能給我看看？」

周吉沒有說話，但眼上却表示「不用客氣。」玉子進來坐在周吉工作的桌旁，大概是房內的光線黑暗罷？她的肌肉顯出特別白淨，緊張，頭髮黑而光潤，在對女子有特別感覺的周吉的眼裏，自想象牙色的肌肉，就是這個吧？周吉不斷的凝視着她白嫩柔胖的手。

「好看得很，是錢包嗎？」

「這個叫做「東袋」，是女子裝香煙的……」

「噢！是女子用的是裝煙絲的罷！太漂亮了，是藝妓們用的罷？」

「哦，是有各種各樣的。如何，你也來一個吧？」

「呀！那裏配得上，不過，那個鳩毛色的梅花，很好看！」

「啊！那個呀！那是寒梅的模樣。」

周吉熱心的在工作，玉子看着他那蒼白而浮出脂汗的頭額。他的耳朵很小。玉子又問：「你在這裏工作，很久了嗎？」

「差不多一年多了！」

「真的？」

坐在旁邊的玉子，從單衣的領襟上露出肌肉，細眼看着周吉的額部，使周吉心慌得亂跳，臉馬上漲紅起來。

從那天以後，玉子送子又虫來的時候，一定要到周吉房裏坐坐，周吉喜歡玉子這樣平凡的女子。有一天他用零粹綢子，做一個錢包送她。玉子在這錢包內用墨寫着「樋口玉子」，天天放在腰帶裏，玉子被周吉笑：「在錢包中寫名字是可笑的。」

交九月的一天大雨晚上，玉子說是洗澡回來，面上抹着雪白的粉，跑上二樓來。周吉方喫過飯，懶得收拾碗桌，便躺在蓆上休息。

「在做什麼？」

「聽無線電！」

「這樣大雨，還聽得着嗎？」

玉子側耳一聽，果然有浪花節[●]的音調。防雨門關得緊緊，房裏越顯得潮濕。洋燈光下，還有金色蒼蠅在飛。

「爲什麼不點電燈？」

「沒有錢！」

「我替你代出電費罷！」

「……」

● 日本音曲之一種——譯者。

「洋燈不太暗嗎？」

大雨好像削冰般打着窗門。玉子睡下來，用雪白的手按在蓆上斜靠着，周吉馬上將她的手握住。想不到是很結實的手，玉子被周吉用力一握，像不在意地，將腳彎縮起來。周吉乘勢坐近，白粉的香味，噴到周吉的鼻孔，發着新蚊帳的氣味。既近女人身旁，此後將如何舉動，周吉已經失去了主宰，只是把握住的手，用力緊握。兩人的手頭，握來握去，在微暗的房裏，摸索摸索，玉子忽然撥開周吉的手，小聲地叫聲「放肆！」同時便像小孩子樣的，躺在慌張地坐起來的周吉的膝上。

這天晚上，玉子回去的時候，已經過十一點鐘了，樓下運送店的家人，都已熟睡，街上非常寂靜，雨也停止了，但在黑空中，不時有電光閃動，玉子沿着簷下回去。

周吉自玉子回家，一夜輾轉不能成眠，只感到極度快樂，等到天亮，才在滿身大汗中睡着。

周吉和玉子曖昧的事情，樓下的人，自從大雨那晚後，約一禮拜纔知道。運送店老人，某晚從澡堂回來說：既是這樣，趕快實現不是很好嗎？隨即將那條有口紅的銀白蘭蟲，放到鐵桶內，提到北秀館去。

「晚安！」

「呀！怎樣？那不是最好的嗎？」

「一角錢的資本，結果只是這樣！」

「那個是那一個？」

北秀館主人，蹲在廚房旁邊，用火柴桿正在掐着牙齒，忙將電燈拿到鐵桶旁邊，仔細看看，放在掌上的蘭蟲，鼓動兩腮吸喘着。

「喇！不錯！尾巴也生得像樣，不是沒有價值的東西，以後須要用點工夫……」

「可以叫價四十袁頭呢……」

「那可未必。」

連正在洗着碗的玉子，也不覺發笑了。運送店老人，搔着頭從廚房看去，有水門汀做成的大魚池，轉頭對北秀館主人說：「還是你們的好。」北秀館主人高高興興地拿出茶來。

玉子送飯到樓上，運送店老人一面吃茶，隨口將周吉和玉子的事，說了一遍，並表示如果不要緊的話，自己願助成他們的好事。北秀館主人也沒有反對。——問題算是解決了。從此以後，玉子便每晚到周吉樓上，早上又到北秀館來工作。過去每週僅做十個袋子的周吉，從此忽然增到十八九個。但工作過度，嘴唇發抖，脂汗遍流，實在沒有辦法，身體不但感到非常疲倦，並似生了一塊東西在作痛。然而周吉總覺得自己暗澹的人生，已現出一線光明。工作疲倦的時候，便躺在蓆上，嗅玩着玉子的化妝品，常引以為樂。當他玩着化妝品，眼睛微閉時，忽然便有妬火上心，他想玉子活了二十五歲，直到現在，難道她的身體還沒有什麼嗎？

——周吉在二十四五歲的時候，曾經領略過女子的滋味，這位女子是比周吉大四歲的姊姊的朋友，因為和丈夫不和，賭氣回來，專心信奉天理教，名叫松尾，皮膚淺黑，身材高大，和周吉發生過三四回曖昧，後來嫁給一位電報局的技師，偶然在路上碰着周吉，也裝做不相識走開。這時候，就是周吉達到二十五歲，毫無所成的壯年了，決心從四國的高松家鄉，到東京來，從此巷和故鄉斷絕了消息。

初到東京的兩三年間，曾到橫濱當造船木匠，曾做花匠，在花店學習，也曾希望做裁縫，在成衣店當學徒，美濃田的袋子店，可以兼職就在這露月町的成衣店聽着的。——在做造船木匠時，因為朝夕不能有相當的休息，繼續勞動，精神很疲倦。將近正月的某晚，周吉搬木材上工廠，從高處墜下，雖無重傷，但頭部已受莫大打擊，從此以後，頭腦混沌沌，就是在花店時，也感到不舒服，對於工作，毫無興趣，並且漸漸變成恐怖症，坐電車或公共汽車都很恐怖，周吉所以肯離開喜歡他的花匠，而到露月町的成衣店來，也就是為不願攀登高樹。花店

名叫芝新，有許多很好的主顧。等到交秋時節，店主自己便從事於剪缺低木，命令新來的周吉去鋸麻葉繡球，白楊的高枝，在枝上用鋸子鋸木，縱使是冷天，也嚇得滿身大汗。但芝新給周吉三個月假，周吉馬上就到原田成衣店，但衣店工作，仍引不起周吉的興趣。整天拿着針，夢中還把針拿到唇邊來。白天忙於量長量短，精神非常不安，怕聽裁布的雪雪的聲音。生來矮小的裁縫師傅對着塞耳朵的周吉說道：「周吉君！你不是心裏不快嗎？」周吉便不覺一聲不響的漲紅了臉。縫布衣的時候，還沒有什麼，縫綢衣針小綢軟，就使周吉感到無限的威脅了。在原田成衣店做了一年半，後來得原田老板的介紹，兼在美濃田袋物店拿些東西來做，於是在保養的希望下，自炊過活。周吉是最不鎮靜的一個人，從來沒有好好住過有兩三個月之久的房子，五六年間，東搬西搬，沒有一天安定。

起初得店主主人幫忙，介紹他住在本所填地後巷的家，房租三圓，是一間像放木炭的房子，後來因為聽見蛙聲，周吉不自在起來，這裏沒有田，何以有蛙聲？據說周吉沒有搬來以前，

這間房子是賣魚店住的，好像是燒魚賣的，燒鰻所用的醬油味道，尤其是雨天，噴到周吉的鼻孔來——周吉有如狗樣靈敏的嗅覺，這特長使他受罪。打開玻璃門，就是門楣低矮的小房間，看來像廚房的所在爲一間兩簾大的木間。天花板上開一天窗，廚房門是用木板欄住的，真是一家奇怪的房子。房子旁邊有一間與隣家公用的廁所，廁所前有一雜草叢生的污水池塘。從早晨起這污水池中便發出蛙聲。下雨天氣，在屋內工作，還要撐起傘來。

周吉搬到西片町的這間樓上來，距住在那間奇怪的房子，已經足足五年了。——永久做粗縫工是沒有出色的，便摩一摩桌上的皮，玉子回來，到底還要多少時間呢？周吉好像小孩子般在等着愛妻。把紙格子門關了又關，關了又開，心裏總不自在，索性熄了洋燈，跑到街上去。舉步一行，不知不覺間便向着北秀館前進。沿着圍牆，從後門進去，有二三個大學生在廊下乒乓球台上大聲大鬧，玉子也在打乒乓球。周吉看着玉子的髮針，飛來飛去，手慌腳亂的在

追逐那白而富有彈性的小球，心裏感到不能言喻的不快。這個女子，就是不在自己身邊，也是這樣快樂的。周吉很感到不服。雖然已經同棲了一個月，但玉子這樣的嘻嘻哈哈大笑，是周吉第一次看見的。競球的對手是一個濃髮高身材的大學生，穿一套新嘩嘩制服。球像白蝶般輕翔，在乒乓球台靠緊的壁上，掛着一大面鏡子，寫着〇〇啤酒，走廊的電燈，特別巨大地反映在鏡子中，乒乓球也時常在鏡子裏飛彈着。周吉又返身到街上來。背後好像有人在叫他，但沒有回頭去看。

——二十個新小牛的手提包，五天就做完了，只有一個有一點烙鐵印，因為是繡邊，當然可以請他原諒的。四圍已經充滿冷氣，周吉還是戴上意大利草帽，將東西放到小箱子內，舊態不變的，照樣向橫山町一步一步的走。恰好碰到上等職工富川，回來時和他一道到上野茅町來，富川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硬把周吉拖上電車。電車一動周吉便心跳起來，竟不敢張

開眼睛。冷風吹着襟頭。周吉厭煩地屢把衣襟拉緊。富川從他那像收賬袋的錢包裏取出銅板，連周吉的車票也一同買了。

「今天打算再領些金唐革回來，不料拿去的東西，要重新修改，實在太掃興了……」
富川能夠做金唐革，好像很得意的樣子。

「三研老板的定貨，是很講究的，」富川又說。

周吉無精打彩的，看着對坐的西裝男子與女招待般的女人，「噯喲！」周吉的胸，好像要嘔吐般，感到極不舒服。

「與其做工人，還是希望能有一天拿着這樣東西出氣出氣呢！」

「太高貴了！」

「你看過了嗎？」

「呃！」

「實在不容易多得」

「我希望這輩子能做到一回金唐革的生活呢」

「那就奇怪了，我倒歡喜你的工作，不費力，多好」

「不費力是不費力，但是太不成器了」

「普通的穿物工人，每日做十個提包是不成問題的，你太過於講究了，未免太可惜呢」

被人叫做穿物工人，心裏很不服，但聽美濃田說，富川是一個樂於清貧的人，孜孜的縫着上等貨，毫不厭倦，於是不由周吉不對富川說：「不！你的工作，我太羨慕了。」電車到上野的廣小路，周吉和富川一同下來，周吉離開電車，高興的說：「救命！救命了！」惹得富川大笑起來。

「一道到麥靜去罷！只有一丁了。」富川對周吉說後，便同周吉走到黑門町麥靜來。周吉不吃酒，富川獨自舉杯，等到七分醉意的時候，愁眉大展，好像有所思般，突然說：「不是嗎？」

守田兄！過後將氈帽脫下，從懷中取出手帕，揩着自己的臉。

「你大概還不知道罷？美濃田將要建一個大工廠，從事專門大量生產粗貨哩。像過去那樣，專門和大阪代做，太不合算了，你想用機器縫紙皮的確不是好事，我也感到無聊，所以此次老板將工廠擴大，皮包類能像千代田那樣出產，我也得想想呢！不會危險嗎？我想絕對不是好事……大菜館裏，經濟菜當然不成問題，那麼提包專門工人從此就沒有威風了。」

富川說後表示的「我還好！」自己還有工作的餘地的態度，周吉很明白從大阪滾來的東西的勢力。但過去之所以能得些提包，煙袋之類來縫，絕對不是自己的工夫過人。富川兩代相傳之能手，尙且感到不安，不由得周吉也說：「的確是值得注意的！」周吉暗想：假如這碗飯吃不成的時候，只好再做裁縫，除此以外，還有什麼法子呢？

「當然這不是目前能夠解決的問題，不過，從此不僅要時常注意，而且非向他方面活動不可，啊！杯子已經空了……」

富川心如火燒，一連吃了三大瓶。

周吉回到西片町的時候，玉子早已在家，在暗燈下，爲周吉修補墊子。

「回來了嗎？」

「唔！」

「到什麼地方去了呢？」

「唔……！」

玉子將周吉丟下來的包裹，放在膝上解開，翻開摺子一看，上面寫着新領回來的東西，玉子正在注意看，忽然摺子黑暗起來。周吉把燈心轉下去了。

「已經是十月了，那頂草帽可不要戴了！」

玉子將摺子丟在一旁，又將四圍的東西蹴開，鋪上被褥，周吉息了燈後說：「今天頭部怪重，」隨手拿五六粒健腦丸嚥下，將手巾細在頭上。玉子看後，不管是更深時候，竟發出乾

脆的笑聲。

「嗷！不得了！」

「不像魚販嗎？後邊結成那樣子，哪，你看……」

玉子的手剛要伸到周吉頭上來，周吉很不服的將頭巾取去，放在桌上，用力騎上玉子身上，洋燈被他們搖得擺來擺去。

秋去冬來的時候，不知爲怎的，周吉很想回到家鄉去，硬要平生不願走生地方的玉子，辭去北秀館的職務，將家具什物變賣之後，便帶着玉子向四國出發。在火車上，玉子頗感寂寞，周吉不大和她說話。他倆中途在大津下車。八九年前來東京的時候，長久坐車也不覺什麼苦，現在，却一上車便感到疲勞，好像受什麼脅迫而不安的樣子。車將抵米原時，玉子忽然說，希望能看一看琵琶湖，周吉亦以爲是難得的機會，便在大津下車，雖然時候已經是黃昏。

生長於千葉縣的蘇我地方，朝夕看慣了海的玉子，說着湖和海一樣大，感到不可思議的歡喜。行李暫時寄在大津站，乘公共汽車到濱大津去。在旅館門前，有許多赴京的老人，很疲倦的向前走着。無論那家商店，都在賣着他那像小石子的糖果。周吉們住的旅館，天花板和柱子都是微黑色的，當然是布販藥販等小商人所常住的地方。玉子洗完了澡，塗上濃厚的白粉，獨自到黑暗的街上散步。濱大津住了一晚，次日早晨，很快就到車站去，每人吃一瓶牛奶，便慌忙的坐上火車，從宇野乘聯絡船行抵高松時，已經是深夜了。直線形的碼頭，擺在眼前，這個時候周吉忽然發出爲什麼要回來的後悔。也許是因爲夜裏罷，街燈閃動着，吹來的潮風，帶有肥料臭味，雖然是回到故鄉來，但終免不了旅愁。周吉叫了一部站在接待室門前，冷得發抖的黃包車，讓玉子坐上，又將藤箱挾在玉子膝邊，自己却跟着車跑。被行李挾住的玉子那雙短腳，從捲起來的裙子下露出來，實在太不雅觀，在後邊跟着跑的周吉，也有不快之感。周吉忙命車夫停車，將那個大行李的地位換一換，放橫下去。——周吉的家人，都睡着了。

車夫代他們篤篤地打着門，很久還沒有有人起來的動靜。周吉端詳了四圍一會。那些樹木已經伸長得那麼高，將屋子包圍起來了，在晴朗的天空，充滿着閃閃欲墜的繁星。玉子下車後，借着車的燈光，細看自己的錢包時，還了車資後，只剩一個五角的銀幣。車夫回去後，周吉便從井邊經過，到後門來，嘴唇按在門板上，大聲的叫「姊姊！姊姊！……」

「是誰？」

聽見姊姊的聲音了。周吉胸中跳起來，跟着電燈開了，姊姊走到廊下來再問：

「是哪一位呢？」

「是周吉，從東京回來的。」

「誰？」

「是我！」

「噢！是周吉嗎？」

姊姊發出莫明其妙的驚愕聲，隨即打開後門。背着燈火，好像身體已經矮小到不能再矮小了，老態龍鐘，令人見之生畏。賣剩的屋瓦樣品，堆放在屋角裏，每片都發出闌亮。走去開了前門，看見玉子好像要哭的站在門前，就在廚房旁邊，玉子鄭重地向周吉的姊姊行禮，姊姊却流露着不大高興的臉色。從不大乾淨的壁櫥裏，取下碗筷，菜飯等放到周吉面前說着：「吃一點飯罷。」姊姊對這位生活不大豐裕的弟弟，仔細端詳了一下，對於玉子却不大說話。

次晨，兩人起得很遲，姊姊的小孩們帶着奇異的眼色，爭來參觀從東京回來的舅父夫婦。玉子雖招呼他們，但卻沒有笑容。三個男孩，四個女孩，庭前，客廳都好像充滿了孩子，無從安靜。玉子在沒有人的時候握緊周吉的手撒嬌地小聲說：「不趕快回東京麼？東京也有靜的地方呢。雖然需要錢，但我可以到菜館去做工，回東京去罷！」——十年前，姊姊曾爲了和自己做一塊，後來嫁給電氣技師的那浪蕩的女子而生氣……想起來姊姊是不該知道的，但不知道從什麼地方觀察出來，屢屢責罵松尾。那回的事，到現住，已經差不多十年了，已經

生了七個孩子，來上門的姊夫，似乎時常外出，她之所以犧牲了青春，當然是意中事了。兩人在吃飯時，因為周吉沒有給孩子們帶回一點土產，太不過意，姊姊便到附近的糖果店買了些餅干來說：「這是東京回來的舅舅帶回來的」便分給孩子們。玉子看着這種情形，不大高興，只好關起門來。姊姊的家內，只有一個十六七歲的大姐，每日忙着炊爨之事。——到高松以來，已經一個禮拜了。周吉和玉子，只要是兩個人在一處的時候，就說起回東京的話，周吉心裏，感到故鄉是不該回來的。庭前有兩個日工來燒瓦，傍晚，玉子無聊時，跑到庭前窰邊來，和那運搬生瓦往窰燒的日工們談天。庭前只是一片荒地，在這裏建造了三個燒瓦的窰子。夾竹桃籬邊的那個窰，出着薄煙，孩子們都在沒有火的窰子後面，赤着腳在遊戲。

有一天，是小陽春和暖的早晨。周吉帶着玉子到屋島去玩耍。好像結霜的鹽田，一望無涯，黃色的田園，點綴於鹽田之間，走到高處，只覺得海峽的波，也隨之高起來，的確是一幅絕美的風景。

「我覺得太無聊了，你當然也會這樣感覺罷，爲什麼鄉下人這樣不親切，我想對他親近些，但起首就這樣懷着惡意，有什麼辦法呢？假若你不帶我回去的話，我自己回去，關於點名的事情，好像姊姊在說長道短，那不是我還沒有和你做一塊的時候的事情嗎？……」

玉子手放在袖裏跑着路，心裏非常難過，初冬的景色，全不在眼中。周吉的眼底也和玉子一樣地是一遍荒涼氣象，海，鹽田，田園，登山電車等等，只從眼簾經過，對於玉子的說話，無一不表同感。也許東京地方，多數是旅客罷！各事都很順利，因此也就覺得很容易過日子。周吉在路上，因爲登高之故，遍身是汗，只好將僅僅剩下的五角銀幣，找成零碎，在茶店吃了兩瓶小汽水——山上還帶着秋色，紅葉尙茂，在這條小路上，有一位迴參八十八處的巡禮者同行。

周吉覺得長衣纏足，隨將衣腳捲起來走着。屋島寺前，豎着一塊石碑，刻着「人生如夢」。在寺前周吉的腦，感着意外的清暢，巡禮者也將包袱放到路旁，向周吉和玉子攀談了一會，

走進寺內去。周吉看了巡禮者的面貌，偶然想起二三年前，住在橫山町美濃田附近，新從美國回來，生意很興旺的醫生。這位巡禮者的面貌與醫生很相像，醫生的招牌寫着「正六位醫學博士繁田存心醫院」。周吉曾在此就醫半年，藥價很高，而效果全無。周吉過去不知費了多少藥費，延醫診治的結果，均謂不能痊癒，除了花費掛號費外，別無所得，後來買些既成藥如健腦丸之類服用，因為藥價較賤，難免多服幾粒，現在遂致陷入相近中毒的狀態。

「那位巡禮者，很像日本橋存心院的醫生呢。」

「當真！」

忽然，背後感着一種脅迫，周吉不高興再見這位眼睜很深的巡禮者了。便同玉子急速跑到洗血池的小路，走到一處可以遠望壇浦海的茶店，稍事休息，叫了一盤源平餅，一壺茶，兩人很不自在的吃着，對岸八栗神社的崖上，赭的土，襯着青的海，好似溶解了的油一樣，四圍林陰寂寞，陽光從木棉似的薄的霧幕射到簷下來。玉子看着海感到無限憂愁。也許是在

想着回京的事罷，茶店老板熱心的在說着源平交戰的故事，但他倆反感乏趣。付了茶資，下了屋島時，周吉身上現在只剩三分錢了。

遊屋島回來的那晚上，周吉吃了晚飯，便和姊姊吵罵起來。姊姊說這樣年輕便在家裏賦閒，難道不快想辦法嗎？周吉聽了姊姊的話，氣得只好大叫：「我是回到自己家來，難道讓我靜養一兩個月都不行嗎？」

「自己的家！難爲你敢啓齒，父母早世，你不是毫不給我些幫忙就跑出去了嗎？自己的家！真是羞你敢說，要是給姊夫聽着，是不對你客氣的。」

「回去！回東京去！但是不向她們要旅費，有什麼辦法呢？」

「你也到東京去，再努力，努力罷！」

玉子不願在旁邊聽兩人的對話，心裏想，明天就寫封信到千葉去，寄些旅費來罷。玉子有兄弟五人，父母俱在。大家都在家裏坐食，這使玉子感到很討厭，但都比周吉的家族親愛

得多。

在高松過了兩個禮拜不愉快的日子，周吉便向姊夫要了旅費轉回東京。不管頭腦如何沈重，早晨，便從高松的碼頭，乘來時同樣的連絡船，重新踏上遙遠的東京的旅途。——坐上從岡山到東京的火車，玉子反較來時高興。車抵姫路時，周吉對於此次能重赴東京，頗感快樂，但想到東京既無住家，又無收入可以維持生活，心裏陣生不安之念。同時身體好像倒吊起來般，火車的震動，使周吉極爲苦悶。

「喂！在神戶下車罷！」

「爲什麼？何必多浪費？趕快回東京去不好嗎？」

「身體不好！」

玉子急於回東京，但終於在神戶下了車，琵琶湖已不如來時有興味，經過車站的熱鬧街道，走過漂亮的酒館前，走到玻璃窗的對面，裝飾許多美麗的花。這一天，周吉無論如何，不

願乘車，便提着笨重的行李，兩人走到涇川的小旅館住宿。行李放在四疊半蓆子漆黑的房間後，周吉臉色蒼白，不久便熟睡了。玉子坐在黑黯的窗邊，想到到京後，拚命的努力一下。想到周吉咬牙切齒的和姊姊角角的情形，不免對周吉發生憐憫之念。同時又想到此後或將不能再與周吉一起生活。這一晚更深的時候，碰着臨時檢查，玉子和熟睡的周吉，均受嚴重的盤問，周吉駭得發抖，說不成話。幸好玉子應答自如，而所問者，幾使兩人不堪入耳。周吉因為激烈的心跳，耳鳴起來。「把行李打開來看！」玉子毫不躊躇的用牙齒解開細得緊緊的繩子。兩夫婦表示請看看罷！裏面都是些做提包的器具如刀剪之類，玉子對警察說：「俺家是袋物職工，因為頭痛，不能久坐長途火車，所以在這裏住一夜，明早很快就出發，」兇惡的警察，不知是受着行李中貧弱的器具的刺激罷？不久就出去了，周吉們不知自己所住的，就是時與水手們往來的賤人們常住的地方。周吉也許要定定神吧，竟坐了二三個鐘頭，瞪着視點不動的眼睛，完全失神了。

兩人回到東京後，找到玉子做女傭時代的朋友，由她介紹搬到瀧野川西原的房子去。周吉特去看望美濃田，順便找點工作，結局先借來十元，房租是夠了，付了房租後，買些鍋、爐和二升米，但炭便無法買了。房子是兩間，門樓三蓆，寢室六蓆，每月八元。——十一月初的東京的早晨，已經有厚霜，頗為寒冷了。要是有燃燒的東西，便可煮起飯了，但一堆炭也無力購買，周吉不得不到附近的廢園，拾些枯枝，玉子便在房間中燒起來，「這樣不像鄉下的生活嗎？」枯枝必剝剝的燃着，由自己所說像鄉下的這句話，便聯想到高松燒瓦的煙。——周吉所領的工作是一種粗皮錢包，較以前所做的還要下級，工錢亦廉，每十個才有一元五角。自然不像過去做提包時那樣熱心。還以為粗皮不用車縫還好呢，但想到美濃田的掌櫃說的一買一架機器，分期還清，不是更可多做些？的話，不由不想到自己工作的道路，已將至絕路，於是感到極大的不安。

住在西原以後，玉子說要找職業，時常外出。炭仍舊買不起。喫飯是最重要的事情，貯蓄些零碎錢，在未買炭之先，先買了米，周吉早晨繼續去拾枯枝——在大風的翌日，他想今天一定可以多拾些昨夜被風吹下的小樹枝。周吉跨過破爛的圍牆，跑到舊別墅中，那邊有鋪厚的落葉，兩手拾得握不盡的小樹枝。從落過葉後的樹梢間，看着白雲飛來飛去。庭中的窪地，有一似爲落葉鋪滿的池。池上的落葉，被昨夜的大風吹到南方，剩下的池面却映着青灰色的天空。周吉將一把枯枝放在旁邊，用足踏上朽爛的落葉。風很寒冷，但吹到身上，反感到愉快。用腳踏落葉的周吉的姿勢，正如天上去去來來的白雲般，沒有意欲，由此可以看出三十歲前後的男子所有的物力，只是一場空虛。不知爲什麼，周吉很失神，時時縮着嘴唇作吹口笛的姿態。每陣吹風中，這座荒園的樹木枯草等便作騷然的響音，落葉乾燥的聲音，落在水池堤上，又爲風吹去。

這天因爲風大，拾得的枯枝很多，但黃昏時候，不意來了一位警察，說什麼在房子內燒

火不行！隨便闖入人家的別墅是不可以的，說完就走出去了。周吉待警察回去後，坐在工作檯旁邊，無精打彩的曲着肩靠在檯上，現出一副哭臉。

「聽說向北的門很不吉利！附近的人也極討厭，在房內燒火，到底有誰看見？」

玉子在澡堂聽了堪輿家的老太婆的話，回來便將中間的簾子拿起，放下五寸長圓捲生鏽的銅線——周吉想：那警察一定知道我拾枯枝的事了，跑路順便將炭店的大柴塊抽一二枝回來的事，也一定被他知道了。所以在玉子出去的時候，周吉打開壁廚，準備有人來訪時，藏起來，行李堆在一邊，另一邊鋪上玉子從女友處借來的墊子。周吉的恐怖症已達極點。夜間在燈火旁邊，好像看見蝴蝶成羣飛來，白天便將工作檯放在兩簾大的房間內工作，聽着人聲，馬上放下活作，跑到壁廚裏藏起來，晚上又不能安眠。工作進行極遲，時常要玉子幫忙，但下糊不老子，便生氣的罵，「不好用刀」等等，並說「在神戶的時候，你一定不是和我一塊睡，一定到另外男子的房間去，被警察追過來的。」生氣的時候，周吉是無所不至的。

責罵玉子。

「你爲什麼長得這樣像水豬一樣的胖！難怪要引起警察注意，有什麼辦法呢？」

許多事情都使玉子難過。不久，玉子對他說：「什麼像水豬，要這樣說，我就走罷！」玉子在更深時候跑出去，一直沒有回來。——周吉從夢中醒來，覺得只剩自己一個人，非常奇怪。以爲玉子還在，連聲向廚房方面叫：「喂喂！」等着玉子回答。睡得無聊時，便伸手從抽屜中取出健腦丸瓶，倒出十五、六粒，用力咬爛吞下。房裏除了蛛巢和落葉外，別無他物。眼和口都不能打開，錯覺連續着，只見從遠方暗處有蝶燕等飛來，房子變成鐵網的鳥籠一樣。

拿錢去後，生活却不做來，美濃田半戲的說着：「守田不是死了嗎？」一天特命學徒前來打聽。路旁腳踏車的鈴，響個不住，周吉緊藏在壁廚內發抖。

「守田君！我是美濃田來的！」

周吉聽着美濃田，才從壁廚中出來，從門縫偷偷窺看。學徒看見周吉的樣子，想笑又不

敢笑。門外好像站一位深眼眶瘦小的和尚。兩蓆的工作檯上放着錐、鉋、剪刀和皮革等，但都糊上薄塵。學徒將腳踏車鎖好，便坐在兩蓆的房子間：「守田君，身體不好嗎？」周吉知道是平日最喜歡的久信，從後門買些燒薯回來，很高興的拿到學徒面前：「請吃一點罷！慢慢的回去！」

「頭很痛！工作不能前進！請你在掌櫃的面前說好一點，我這月底擬買一架機器，打算大量生產。」

「機器？」

「富川君的機器，不是已經買了麼？」

學徒吃着燒薯，想「守田不是發瘋了嗎？」緊緊看着說月底要買機器的周吉的眼睛。周吉被學徒一看，膽小起來，將眼線轉視他處。學徒好像怕看失般，跟着周吉的眼線凝視，燒薯大概僅買了二三分罷，學徒吃了一個後，只剩一個蕊青的了。

玉子出走後四五天的某日，玉子寄了一封掛號信給周吉。周吉因為買不起米，已經絕食一天了，但頭腦反明晰起來。看了玉子的信後，想大哭一場，玉子的信是說現在在千葉一宮的菜館當女傭。

「別後沒有寫信給你，對不起得很，想來你一定生氣了。總之，過去的事，無論如何均請你原諒。一時的憤恨，我即回到家裏來，但馬上就有什麼結婚的話，實在無法，但我表示絕對不行，女子也非爭氣不可，所以我又跑出來，現在這一宮做女傭。這點錢，是乾淨得來的，沒有污穢，請你好好的用着。可以到溫泉去，養養你的頭腦。無聊的現成藥，可不要多吃，望你注意。我無論何時，都在想念你，朋輩看着愛人的相片，我甚不高興，但我有你的事，却不肯說。

玉子寄

信內夾着匯票四十元，周吉仔細看了信封上一宮郵局的蓋印。讀了「我無論何時都在想念你」幾遍後，不覺滴下淚來。——周吉拿匯票取了錢，當夜即由兩國車站乘車赴一宮。一上火車，心裏又難過起來，想嘔吐，但想到得遇玉子，只好咬着牙齒，忍耐着。傍晚抵一宮馬上就到玉子的菜館千石來，玉子滿臉塗着厚粉，結着下賤的髮髻。周吉到二樓後，玉子就叫了一瓶啤酒，一盤燒牛排，自己把啤酒吃盡，周吉一面吃着牛排，一面說：「最近無論做什麼事，總感到不愉快，在這樣的地方，有什麼好處？不如回東京去罷！」玉子聽後只是笑，心裏却沒有應納之意。畢竟是自己不爭氣，不必發怒罷！「女招待！難道當真只做女招待嗎？」周吉又這樣揶揄她。玉子說在這裏花錢，太不合算了，於是拿着自己的錢包到賬房付清了啤酒和燒牛排的代價，裝做送客人模樣，伴周吉到海邊去，九十九里海濱，既黑且寒。浪聲遠遠近近，正如地崩。有時作出洗豆的聲音。在距波浪打處八九丁的沙灘上走着，海風幾乎吹破

人的袖袂，兩個人大聲的說着話前進。玉子靠在周吉肩旁，做出孩兒般的豎着鼻，對周吉說：「雖說苦在樂中，但只有這樣困難下去，是毫無辦法的。」風很緊，說話聽不清楚，但周吉也覺得弄到這田地，完全是自己求生乏術。星好像要降落的樣子。兩人回想到赴高松的故事。

「今晚你就到那邊的旅館住一住罷！」

砂丘上有三四處燈火發着亮。「你也來的話，我就住，」周吉說後，突然牽起玉子的手來，玉子說：「忙不過，不能住，玩一會是可以的，」隨將周吉的衣帶轉了一下，周吉又說到「你真的只做女招待嗎？」時，玉子用力緊束住周吉的肚腹，束得緊緊，說話的聲音，便帶着噁氣，兩人同時大笑起來。

在一宮住了兩晚，獨自一人回到兩國來，周吉在車站附近的雜貨店，買了一付很好的外衣扣子，在晴明早朝的街上，很高興的一方跑着，一方在掛着扣子。朔風吹來，有刺身之寒，

但有太陽的地方，頗爲和暖。也許和玉子睡時不注意吧，骨格「囉咯！」的發響。周吉想起回到寂無人聲的西原去的無聊，打算到久別的西片町的運送店去，於是便轉身向淺草橋方面前進，跑到西片町運送店的地方，差不多要一個半鐘頭，到時正是十二時午炮響的時候。運送店前的麵店發出香味。走到掛着白牌子的貨車旁邊，仰看牆上枯黃的鋪地錦。屋頂上掛着招牌遮蔽了二樓的窗子，他正在想：自己去後，不知誰來住在這裏，忽然運送店老人，抱着污黑的手，跑了出來。

「噯啲！什麼風吹來的？不是守田君嗎？什麼時候出來的？」

「一向沒有來問候，對不起，上月初……」

「大家都在講你，到底怎樣？是的，身體完全好了嗎？」

「是的，差不多好了……」

「那真是——好，很好！」

在後門陽地裏，戲弄着賣菜的的老板娘也出來了。說二樓上看看蘭虫罷！周吉走上自己上慣了的樓梯。差不多走到樓上的時候，聽見樓下老板娘大聲的說：「現在已經租借在市政府辦事的兩兄弟住了。」從打開的房門看去，桌子上放着一個小地球儀。看到房間，周吉突然想到自己那把放在房裏的柿色的洋傘，是賣掉了呢？還是遺失在曬臺上，四條紅白蘭虫，很怠緩的在陽光曬暖的水裏游着。已經有三寸長了。不久，老板洗了手也跑上來，周吉蹲在魚池旁邊說：「就送我一條罷！用紙和我包起來！」老人沒有表示，周吉便選擇起來。

「守田君！對不起，不可以的，我是專養的！請你原諒！」

「太漂亮了，看着它一面工作，頭腦一定清楚些……！」

周吉說着，便抓住一條赤白斑點的尾巴，蘭虫乘虛跳了一跳。捨裂了尾巴，躍入水底，運送店老人吃了一驚，急忙跑去叫北秀館主人來，北秀館主人說：「那麼守田是不是變了，玉子回去千葉，不是受了很大的刺激嗎？」兩人一面跑一面說。

「真真是怪物，心地很小，但並不是動不動就和人討東西的人的確駭怕。難道他已經和玉子分離了麼？」

「我是聽內人說的，她的父親喜歡飲酒，濟經非常困難，玉子到千葉，便去當酌婦了……」

「是嗎？守田的確太好了，簡直說不出一句話，內人也說：「我們房子租過許多人，從來沒有看過像他那樣孤寂的……」」

「蘭虫也吃驚了罷！捨了尾巴，不是全功俱廢了嗎？」

「可不是，不過一角錢的東西，那也沒有什麼……」

北秀館主人半分談諧的跑到曬臺來，拍着周吉的肩膀說：

「難得看見你！」周吉沒有什麼表示，仍舊凝視着不安而焦急的蘭虫游泳，僅有三條，尾巴都斷了，鎮靜的北秀館主人也吃了一驚說：「守田君！到樓下去吃吃茶罷！」

周吉毫不躊躇的下樓來，在茶具上放着醬油炸的豆子，周吉坐在茶具旁邊，靜靜的吃着豆子。

「還是在美濃田處工作麼？」

老板娘倒茶在周吉杯中，運送店老人和北秀館主人從黑暗的樓梯下來，在梯下小聲的說着什麼話。

「美濃田的地方，算是袋子業第一家了，在那樣大的地方工作，當然很安定的……」

「是的，我也想發奮買一架機器，不然像我那樣遲緩的工作，真是不得了。」

「打算買機器麼？」

「今天，打算就要去買。」

「那真是再好沒有了。」

老板娘看着周吉束着那舊的角帶，穿着將破的外衣的樣子，未免現出可憐的顏色

——過一會，周吉便挾在運送店老人與北秀館主人中間，出去了。一直到本鄉的電車路來，在吹風中，三人已經走到帝大正門前，突然周吉好像想到什麼，便說：「對不起，不能奉陪，我在這邊有點事！」轉身大踏步的跑向三丁目方面去。運送店老人說：「沒有危險麼？不要緊麼？」後，在距二三步後的地方追上去，但周吉縮着肩在十一月底的強烈的風塵中，運着快腳，一步一步的走向遠方去。

枯

葉

神武天皇祭那天，青空從早上就好像是掛着雲霞。勇藏送完了東西後，便把紫蘇卷和重菓裝在木箱裏，再將木箱繫在腳踏車後面，向着隔山的高井村前進。天氣和暖，尚不勝穿毛襯衣，勇藏按着車上的鈴，悠然踏着轉機，在桑田不息的馳走。白桑的新枝，受着黃金般陽光的照映，越顯出新鮮發亮。竹籬中像杜鵑花的樹枝，生着鼠腳般的堅梗的花梗。

勇藏在須坂町中開了一家叫做一步堂的糖菓店，去年底得人作伐才結婚。新婦名字叫做關子，和勇藏一樣年紀，是小布施農家的姑娘，顏色微黑，身材短小，但因為面廓較大，所

●● 是日本的糖菓之一種——譯者。

以看起來比她的年齡還要老些。她在須坂町的職業女學校讀了一年書後，便退學到東京日本橋的海帶店服務。在這海帶店做了四年，因為患着極重的腳氣病，設法叫家裏打電報來，才得轉回家鄉。關子的中額和左唇旁邊，都有黑的小痣子，她有時常打開不緊張的嘴唇，用舌尖吸吮牙齒的習慣。雖在東京勞動四年，從未受過任何虐待，無論什麼人的說話，她總是「是的是的」相信着，勇敢時在寢前談話中，凝視着黑痣子面孔的關子說：「直到現在沒有受人欺侮的，確是僥倖。」

關子是兄妹三人中最小的一個。大哥專次，年三十歲，比關子大五歲，從軍隊回來後，就在小布施車站附近開一家小照相館。照相館是用零碎木塊釘成的，有些地方，幾乎可以伸手進去，天氣好的日子，那架蓋着黑緞的舊式照相機，隨時放在門外同樣的地位。陳列窗中，掛着像司機的男子，和湯田中方面的藝妓般的相片，以廣招徠，這些相片好像讓陽光曬褪了色，仍然掛在那裏也不在乎的樣子。不管有沒有生意，專次都坐在店前同一個地方，向外

面默望着。專次未入軍隊以前，在村裏要算是一個毫無限制的大飲酒家最豪放的小爺，自從當兵回來，好像變了一個人，非常溫順了，又不知是受了什麼感觸，竟願意來經營照相館，而且一直到現在還是獨身。

勇藏不大歡喜這位內兄。到他的店裏來時，碰着他不高興，便張着那癩狂般的大眼睛，慌慌張張跑出去，但一會兒又若無其事的跑進來。跑進來却又默默的睜着充滿青筋的眼睛，站在一邊看來看去。

「哥哥心裏頭，時常在喊着號令，一二三！一二三！一二三！一二三！一二三！你恐怕不知道哥哥的號令罷？」
關子向着看着慌慌張張跑出外邊的專次吃了一驚的勇藏，微笑的說着。

「哥哥如果有人不聽他的號令，就要生氣。要是過路的人照他的號令跑着，便喜歡起來，如果在他的號令還未完時便停步的話，他那天就要痛哭起來……真真是沒有他的辦法哪。」

「哦！真是太沒有道理啊！……我前幾天，到仙石去開糖菓工會的時候，聽說有一位從小布施出來的妓女，名字叫做桃子的，給專次哥大打了一頓呢……」

「是的，這事情我也知道呀，因為照相的時候，她咳嗽起來，好在她年紀還小，如果大一點的話，豈不是要打起來。」

從談話當中，關子對於哥哥，好像有不耐煩的表示，實際上却似乎沒有什麼，專次到來的時候，她一定要買他所喜歡的煙給他吸。專次雖然每月只來一步堂一次，但每次都是靜坐在一定的地方，既不說笑，又不做聲。

勇藏踏着腳踏車的轉機，忽然的想到討厭的專次。同時又想到專次有一隻很好的空氣槍，等一天和仲借來打打小鳥。山雀在很近的叢林中躁叫着，勇藏從腳踏車下來，在栗林中端詳了一會。這林裏有一種像爛物發酵的氣味，陽光穿過樹梢，變成條紋狀映在地面。也

許是去年的落葉，受潮濕發生的氣味罷，真是一種蠻臭可厭的氣味。仰首向樹梢一看，到處都有山雀騷嚇，勇藏正看得入神的時候，忽然有一個要到山田耕種的農夫，從旁邊經過，道：

「什麼東西？」

勇藏被他一問，吃了一驚，轉回頭來。

「很多山雀在這裏……」

農夫背着竹籬，向林中一看，也說：「真的，」隨便說說，仍舊向小徑前進。——勇藏拉着腳踏車，呀啊海呀啊海的登到稍高的墓地來，俯看下面發光的桑園，感覺被汗浸濕的皮膚，有些寒冷。勇藏把鴨舌帽挾在糖果箱的下面，忍着氣下了崎嶇的小路，便到荒井原的村落了，勇藏將腳踏車寄在村口開煙店的富子家裏。

「老板：暫時寄在這裏。」

「呀，不是一步堂嗎？」

「對不起！今天是神武天皇祭呢，——可是，今年的繭好收成嗎？」

勇藏從襯衣的袋裏拿出煙盒，抽起煙來，順口說：「太累了」屁股好像丟下去般坐在門檻上。

「好的，要不要喝一杯茶……？」

這時候，勇藏覺得意外的，就是打開障子●出來的，不是別人，而是他以為應當仍在長野的菜館做工的富子。她是勇藏過去心愛的人，勇藏不免紅了臉，

「呀！不是富子姐嗎？什麼時候回來的？」

勇藏這樣問。

「前月底才回來的，因為母親不大好……」



「啊，什麼地方不好呢？」

「肺尖不大舒服，多痰，咳嗽困難。」

富子從十四五歲起，就在須坂一家叫做岡部的小製絲工廠做工，做了很久，直到兩三年前，纔因為肺部不大好，離開工廠回到鄉下來的。但是環境不容許她有長久休息，因此不久，他又到長野做菜館的招待。——是一個極耐勞苦的人，在工廠時，一年便把養成女工的職務做完，年底得了六十圓的工資。是一個顏色蒼白，嘴唇紅潤的姑娘，不過右額上微帶疤痕，所以從表面看來，是一個不大活潑的女子。眉毛很長，配着一雙艷潤的小眼睛。

聽說富子是在長野善光寺，胡月酒館的，這時候，勇藏已經和關子發生密切的關係，所以勇藏對富子，本本不忘記，也終於忘記了，現在重逢，的確是機會難得。

「我以為是誰？長得這樣漂亮，幾乎認不出了……」

「真的？我不是胖了一點嗎？」

「不變漂亮了，我以為是誰家的美人……」

富子不再應答，也不笑，便從店前堆着塵埃的玻璃瓶中，取出三四片已經失去了脆性的餅乾，

「請用罷……呵！茶也冷了！」

富子說着，拿着茶壺到爐邊去。打開障子，富子的父親，穿着長僅及腰部骯髒的棉袍，在爐邊煎藥。

「母親生病，真是麻煩！」

「是的，此後天氣暖和起來，自然漸漸會好的……」

「山已變色了，不久就要出芽呢……」

「快點罷，要是不溫暖起來，什麼事都不想做……」

「母親的病，是不是請大夫來看呢？」

「是的，是請村上先生來看的，據他說靜養是最要緊的。」

也許是睡在裏間罷，看不見像病人的眠床，勇藏看着富子不言不語的坐在門檻上，覺得非常可憐，拿出幾角錢放在盤裏，說：「謝謝！我要去了！」起身準備，富子慌張跑下來，說：「如果到荒井村，我和你一道去，我要到村上先生處拿藥，」說着一面幫着勇藏背上糖菓箱。

「拿藥，我替你拿來罷！」

「不，謝謝！我歡喜稍爲跑跑，如果沒有妨礙，就讓我一道去罷……」

兩人經過了出芽的麥田，不久，遇着一隻母牛和小牛，母牛眼睛裏表示着很疲倦的樣子，憂愁似的向空中發出呻吟聲，看見勇藏們走近來，才帶着仔牛，跑進田那邊去——勇藏

觸着富子的肩膀，胸中好像燃燒般在跳。勇藏在中學校的時候，經過岡部工廠門口，富子一定拿着掃帚站在事務所門前。忽然臉紅起來，樸素的頭髮，梳成圓形，恰在領襟上面，這些在年輕時的勇藏看來，正像繪畫的美麗。有一次，勇藏從友人處借到一本小說轉借富子，不知已看過沒有，白帶子仍挾在原處，不久就送還勇藏。

雁田山的森林，有杜鵑幽閉的啼聲。富子說：「好聽極了！」便擡頭望着空中向前走。勇藏頭部感覺寒冷，把鴨舌帽深深的拉到眼邊，放下糖菓箱，從箱下取出夾衣來。

「高社的雪還沒有融呢？」

「今年的雪太多了，無論看那個山，都是白色……」

近邊的雜木林中，忽然有鶯聲如牽絲般的響，——放下了糖果箱，勇藏站在旁邊小便，一方面無意識的說：

「富姐，你是多少歲了？我們很久沒有會過啊！」

「二十三——」

「已經二十三了麼……？」

「勇藏哥，聽說你已經討了小布施的新娘子……」

富子不意的後退着說，勇藏啾啾啊地背起糖果箱，和富子並肩步着，一面說：

「聽誰說的？」

「誰說！聽到我們家裏來的客人說的……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是從東京回來的師母……我在正月的時候，曾經到你的店裏買重菓，無意中看見她呢……」

勇藏聽了，不覺有些興奮。膽子也大起來，時時故意去碰碰富子的肩膀。因為勇藏拚命的擠，使富子無路可走，只好跨着石頭上走着。富子柔軟的胸峯，勇藏看着，好不自在。心裏好

像發狂般激烈的衝動，胸中開始猛烈的震動。忽然浮出關子那沒有輪廓而頗大的面貌，這面貌是乾燥的鄉下人固有的表情，勇藏想，關子是天生來只會算賬的。勇藏於是對富子解釋，關子是一個正直的女子，且婚期已過，我覺得她太可憐了，所以娶她。

富子的面孔，從側面看來，長睫的尾端，白亮亮的和陽光相映。柔毛映在臉上，好像鳥影般。從旁邊看，富子的嘴唇是大而厚，但極紅潤動人。勇藏從富子的袖袂中看到富子的……「痛呀！」接着略舉起頭來，看着激烈的……勇藏的顏色，富子就在那裏蹲下去，將小的……富子小聲的叫道，……高舉了。

四圍的空氣，好像壓下來般，森然平靜，也看不見人影，小徑白而乾。冬青葉落在溪流上面，把江水染成綠色。

勇藏放下重荷，蹲在富子身邊。富子的耳朵附近，有小蟲在飛轉。柔軟的頭髮，紫色外衣，使勇藏如醉如癡。女子的氣質，雖然不能推測，但勇藏們似乎已恢復兩人間過去緊張的呼

吸了。——勇藏默默的蹲踞着從山谷間看黑杉樹的高頂，沈默已經使勇藏疲倦了，急速站起來，將沒有經驗的手，握住富子的手，握着富子，到那被樹蔭鋪滿的小徑去。

眼前的山峯，因為雲影的掩蔽，忽明忽暗。

不久，急於歸巢的鴛，揚着羽音，在樹梢間飛轉，富子整理一下頭髮，站起來，牛們在遠方，好像山神般的叫着。勇藏燒起香煙，很甜蜜的吸着又緩緩的吐出烟來。

「令堂是多少歲了？」

勇藏問富子。

「好像是五十二……」

「肺尖，到底是什麼病……」

糖果箱背上肩膀，勇藏跟在富子後面，緩緩的走出小徑。

神武天皇祭後兩三天的黃昏，勇藏受湯田中旅館之託，坐着腳踏車到小布施購買羊羹。這裏的栗羊羹是遠近馳名的。勇藏在櫻井家買了很多條，歸途順便到車站附近內兄的照相館一息。這裏有兩個女學生在照相。專次那大的眼睛迴轉不已，穿着黑套服，手裏拿着快門。女學生們嫌光線太暗，要在門外拍照，公共汽車的女賣票員和兩三個孩子，圍在照相機旁邊有趣地看着，在孩子們的足旁劃着粉筆的界限，專次照完了相，那經日光曬黑的面孔，向勇藏一瞥，勇藏停止了腳踏車，在「松島照相館」的招牌下，略事整理，便跑進屋子來。

「不是很忙嗎！」

勇藏這樣說後，便坐在門框上，專次好像很高興的，居然點起燈，提出茶來。恰好這時候，

關子家的承繼者，老二的專三郎也來了。他是活潑的青年，在小布施小學校當教員。面孔之大，與顏色之黑，和關子一模一樣，爲人也極鎮靜。專三郎每日從玄照寺旁邊到小布施去上課。——雖說是承繼者，但自從父親急死之後，伴着母親，老婆，小孩過活，所謂不動產，除現住房子的周圍外，僅有一遍小栗林。這些栗林，因爲久經荒廢，任憑自然生長，所以從未結過一個甘栗。

「關子好嗎？」

「啊！像豬那樣的壯健，最近腳氣也好起來，因爲天氣暖和，赤着腳在勞動……」

「造化！讓她來玩玩罷……家母最近正在說，差不多一個月沒有見着她呢……」

「那麼明天就叫她來吧！不過！專次哥……」

「不錯，專次哥！你不是有一隻空氣鎗嗎？能不能借用幾天呢？」

專次表示不耐煩的樣子，不作回答，專三郎說：

「是的，有的，有的，那個東西危險得很，還是讓你借去罷……」

「你要借去幹什麼？……」

專次不耐煩的說。

「呃，四谷和荒井原中間的叢林，山雀很多，我想打幾隻……」

「那不是益鳥嗎？……」

「我不管這些，那些在林中飛來飛

「啊！我請問你，須坂的老爺是誰？」

「姓堀的罷！堀什麼長門守，是一萬五十三石[●]的……隔隣松代家是十萬石，好個大
俵祿啊！」

● 日本過去官吏的俸祿均以米糧計算——譯者

專次像很熟悉的樣子，這樣說道。

「飯山的本多，不是二萬石嗎？」——據說須坂的老爺最喜歡糖果，每天都在吃着甜的東西，須坂的職工全體，在競爭製造美味的糖果去奉敬他，這不是很風流，有趣嗎？——老爺到底幹些什麼……」

「不知道是真假，聽說每天一定要吃山雀……」

「山雀有什麼好吃？」

專次這樣說後，便從後面拿出空氣鎗來，拿在手上，覺得很重，恰似獵鎗。專三郎便把這重鎗，拿到眉端，作描準的姿勢，說：

「這個放在專次兄的旁邊，太危險了……」

「的確是這樣，看着這雙東西，手腕就想動，非打一打不可，怪有趣的……」

專次這樣說着，眼睛發光。——就借三天罷，專次好像不大悅意的，將鎗借給勇藏。勇藏

把牠捆在腳踏車後面。天色已經過了黃昏，腳踏車走過的地方，從樹梢間看着星宿忽明忽暗。——關子正在拿桑根在爐中煮着豆沙，看着勇藏回來，說：

「剛才有人來找你，問他有什麼事，只說非你回來不能知道的，說着就去了……」

勇藏皺眉一想，好像略有所得，馬上就出去，不久又回來，吃了晚飯，躺在蓆上，臉色表現着異常的不安。

第二天的早晨，雖然風吹得很緊，仍是春天的好天氣。勇藏躺在蓆上無精打彩的，看着水色明亮的天花板，想起富子的事來。——不久聽着隔床有以齒吸唇的聲音。好像關子是醒了，薰黑的天花板，也漸漸染着蓋薇色的光輝，近處雞舍的雞，叫個不住。關子聽見雞聲，不躊躇的起床，飄然在蓆上坐成橫的姿勢，穿上黑布襪子。

「已經幾點鐘？」

「還早呢！」

揭起洋布窗簾，積着殘雪的白色的黑姬山，好像倒映在玻璃窗上。關子走到廚房後，馬上就聽到爐傍火焰的必剝聲，打開門板的聲音，酸的豆沙味，每天早晨，同樣的聽着，同樣的嗅着，勇藏的心窩感到無限的安慰，但，同時又感到無限的寂寞。雖曾抱有毅然赴東京，找尋適合自己趣味的高尙職業的決心，但結果仍不能離開故鄉半步。這樣一想，自己又感到太不適於小商人程度的生活了，有時想裝電話，有時想加入陳列館，但終因是一個小農民，一切都無從辦到。也曾想到將鄉村中僅有的山林，拿到農業銀行作抵押，希圖得到低利的借款，然而荒涼的山林，所值的價格，不及勇藏計算的十分之一。——只靠一軀身體，從早到晚的做買賣，結果也僅能獲得關子零星的儲蓄，這樣的情形，不管勇藏的學力如何過人（中學畢業）希望與其他糖菓店競爭，得到勝利，實在是很難的。雖曾到澀，上林，湯田中等處溫泉旅館，努力推銷，但紫蘇卷是某家，重菓是那處，都被有名的老糖菓店獨占，年青的勇藏的努力，實在難以見效。

關子過門的時候，曾將在東京儲蓄的二百元，帶來代替妝奩，勇藏

馬上把這筆款子購得一座烤麵包的灶，現在麵包的買賣，比糖菓還要好，但是還沒有達到非雇傭幫助不可的那樣忙。

勇藏出生於延德村，歷代業農，父親早逝，全恃祖父養育。中學畢業時，曾志望海軍或小學教員等的事業，可是祖父死後，就不能不承繼家業，但後來不知爲什麼，竟在須坂町開起糖菓店來。中學時代，好像很得意，戴着鱉甲眼鏡，但二十歲以後，眼鏡也不帶了，頭總是和尙頭，一看便知道他是非常樸實。

勇藏的身體，像他祖父樣的魁偉，但徵兵檢驗，却不合格。中學時曾加入棒球隊，不幸指頭受傷，右手的中指，曲成S字形，而且以後也繼續不發育，竟變成軟糖的樣子。

到了五月，野櫻含着堅硬的蕾。關子不論是在煮飯，或是喫飯，總是呵呵作嘔，每天帶着黃腫的臉，勇藏也稍稍知道她是害着喜病，但從提不起多少熱情來安慰她。——到了現在，

已經沒有挽救的方法了，勇藏每隔兩天，必乘腳踏車到荒井村去訪問富子。

勇藏的腳踏車，鈴鈴的響着，進入村口的時候，富子總在糞堆小屋子旁等着。富子的服裝，較之住在東京四年的關子，來得有都市的風氣。富子看着勇藏到來，飛也似的跑近腳踏車。——富子在未識勇藏以前，早就認識了不少男子，但遇到勇藏後，才感到真正的戀愛，這種情形，富子好像口頭禪般，時常對勇藏訴說。勇藏來往於荒井原村間，不覺周圍的景色，已經變成新鮮的綠色，野杜鵑花也已放出紅色的花朵。

吹大風的那一天，勇藏送完東西，乘着腳踏車，順便去看富子，將走近四谷村，就看到一位女子，拿着淺桃色的晴傘，從茂發的栗林的暗徑下來。勇藏每次到這裏，一定要下車，唱出嘩啊啲的挽車登上去。拿着桃色晴傘的女子，似已看見勇藏上來，大聲的喊。

「喂……」

搖着白手巾走下來。原來這位拿着晴傘搖搖擺擺走下來，身穿藤花色皺服的女子，正

是富子。她走到勇藏旁邊，却撲的一聲給樹幹絆了一腳跌下去了。傘被風吹得亂飛，富子不好意思的站起來，可是，鼻血直流，擡不起頭來。

「傻瓜何必這樣跑呢……」

富子恐怕弄髒了新衣，把頭仰起，身體曲成弓狀，作着飲血姿勢，勇藏馬上拿出手帕來。

「蹲下去，稍爲上仰就好了……」

勇藏把腳踏車放在崖邊，抱着富子的纖腰，蹲在草地上。一會兒，鼻血稍爲停止了。富子的咽喉裏，好像很苦的在笑，急忙拿出草紙做成小丸，塞入鼻孔，神氣略定，便憑在勇藏胸前，斜看着似箭的流雲。——這當然是一齣電戲的場面，勇藏抑着跳動的心胸，小心地，將富子透出牙齒的紅唇，拿到自己唇來。富子幾乎不能呼吸，把身子拗開，但不知不覺間，自己的手却抱着勇藏的肩膀。

繁茂的栗林的樹梢，被風吹得南搖北倒，發出凜冽的聲音。兩人分開，站起來，富子說：

「這才是第一次呢……」

她的小鼻子上，浮着白粒的汗珠，禹藏感到熱流的衝擊。

「你來接我嗎？」

「不！今天有事到澀村去，知道這時候你到這裏，所以等待着……」

「有什麼事情呢？」

「聽說那裏很好養病，而且本年的藪價大跌，税金又非繳納不可，實在是無法活下去呢……所以我到旅館去看看，有沒有事情做……」

春天的藪價，無論什麼人都說，每貫●不過二元。加上肥料，税金等，這樣一來，商人比較農民，說不定是幸福呢，禹藏跟着富子走，一方面這樣想。——禹藏送富子到電車站，並約定

● 每貫六斤四兩——譯者

黃昏時候來澀村接她回去。勇藏回到家裏。家裏，關子的母親同嫂嫂前來玩耍。嫂嫂是和關子同一女子職業學校畢業的，戴着銀圈眼鏡，勇藏從廚門進去，聽着坐在門檻上的母親說：

「關子精神不大好呢……」

母親眼睛雖有點矇矓，但耳朵却極聰聽。關子正在倒茶，不免紅起臉來，只好默口不語。嫂嫂打開包袱，無精打彩的說：「那麼我拿一點豆沙回去罷！」關子跑到裏頭，用大木勺子拿出堆豆沙，包在竹殼內，送給嫂嫂。

「說不定在夏秋之間，還是要勇藏先去請一位助產婆罷！喜病過度，對於身體是很不好的……」

嫂嫂一面包包袱一面說。

勇藏看着坐在黑暗的爐邊，不辭勞苦的燒火，那種怪可憐姿勢的關子，因而想到只有自己是太過於沉溺在幸福之海了。

「不知什麼原故，總想嘔吐，精神非常不安，大概是氣候轉變的關係罷……」

雖然不想撒謊，但終於撒了謊。要是撒謊不會驚動任何人的心胸，而順利過去的話，那是再好沒有的了，但母親終於含着淚說：

「她是我唯一的姑娘，請你照顧照顧啊！說過助產婦，剛纔我纔問過那位芳江嫂，聽說中野有幾位很有名的呢……」

「好！請安心！今天晚上就去請來看看罷！啊！聽說近來專次兄精神很不好，真的嗎？」

「是的，他還是依舊是那樣糊裏糊塗……」

關子跟着嫂嫂背後，站在檯上，點起燈來。燈不大亮，加以時刻還是黃昏，屋外尚有餘光，所以全家壁上，天花板，都有一家新家的感覺。

母親和嫂嫂，都說不要太黑了，不待喫晚飯，便乘電車回去。關子送她兩人回去後，回來依舊蹲在灶前燒火，但眼眶中充滿眼淚。工廠正在鳴着六點鐘的汽笛。

「喂……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喂！這邊來啊！」

「有什麼事……」

「到這邊來，你今天聽她們說過什麼呢？」

關子從後門出去打水，沒有一點到勇藏這邊來的表示，不過從打水以及水桶的聲音，可以聽出她不悅的態度，勇藏也不高興，坐在灶邊，不斷的將乾桑根送入灶中。好像是跨在鞍上，勇藏一點也沒有動。關子打水進來，依舊站在灶邊，凝視不動。

「我叫你到這裏來，你就到這裏來罷！」

「我沒有什麼要說的話，也沒有要問的話……」

「不要說調皮話罷，有話儘管說，何必藏在自已心裏，在那些糊塗蟲的面前，說我的壞

話，是不應該的——」

「有什麼壞話呢，社會上是很複雜的，我反爲聽外人說了很多話呢……」

「外人說的話，你這蠢貨就相信嗎？」

關子瞪着她那大而無神的眼睛，用着嚴重的臉色，注視她的丈夫。

「你又不是小孩，而且身體又不好，請請醫生或產婦來看看，不是很好的？我不知道你聽着什麼，不過我希望你不要胡思亂想罷……」

關子不知道是興奮罷？手足震動不已，不知道是不是受着強力的衝擊，而致身軀不能移動，結果終於運着她震動不止的身體，走上門檻來，勇氣始終不動，關子的表情，很嚴厲的視着勇氣。

「我絕對不能給你撒謊，——要用一手蓋盡天下人的耳目是不可能的，那些事情，在東京也發生過，但在客地尚可原諒，可是現在你我不是都在這山中生長嗎？母親非常憂煩

呢，我實在太對不起她了。」

勇藏低頭聽着，店中的鐘已經是七點了，關於富子的事，非常耽心，絲毫不能鎮靜。

不知什麼時候，雨竟代替了風，而且下得傾盆。兩人在灶旁，相向對坐，寂寞似的喫着飯。八點鐘時，須到車站去接富子，這已經約定了。從黑暗的山徑送她回荒井原，也是約定的。回到荒井原去，那森黑的森林，以及從田園的小路看着隱約的星光，勇藏想到這裏，感着無限的快樂。勇藏聽着大雨打廂房的聲音，萬分焦急，於是跑出店前仰看時鐘。故意大聲的裝腔作勢，忽而將棧房的麵包粉袋重疊起來，忽而把糖果罐交換擺着，八點鐘響後，勇藏即準備傘，對富子說：

「因為有點事情，非出去一下不可。你再不要胡思亂想罷！好嗎？知道了麼？我順便還到產婦的地方去……」

勇藏提着寫有店名的雨傘，從棧房出來，正在鋪着臥具的關子，用着驚異的表情，看着丈夫的臉色，然而驚異的表情，不久，變成悲哀，終而變成激怒，不可抑止，關子將裝滿蕎麥殼的勇藏的枕頭，拋到房外去。

「幹什麼？」

「出去——」

「呀！你不是發狂了嗎？幹什麼？」

「出去！你出去！」

勇藏飛也似的跑上門檻，用腳蹴着關子的腰。關子打個跟頭倒在壁上，兩手抓住污穢的牆土，又站起來。

「爲什麼這樣糊塗混賬？你想平等麼？這樣發狂，到底是什麼意思？」

勇藏坐在那裏，呼吸緊迫的說着。關子的頭髮散在前面，臉孔伏在圍巾上，說着許多莫

明其妙的話，勇藏氣得發抖。但看見關子那短縮而無顏色的頭髮，不像皮膚的顏色的髒污的手臂，心氣又平下來。關子把頭一仰，站起來跑到土地上，檢起剛纔拋出的枕頭。

「你難道打算和那個富子結婚麼？」

「富子？」

「是的，富子，住在荒井原的……勸你老實說罷！本來打算安心下去，難道能使我安心嗎？——最初我聽着的時候，我還以為可以請你憐憫，現在却不能這樣想了，我回到小布施去也好，到東京去找點事情做也無不可，我已有決心了……」

關子似已陷入絕望的深淵，始終含着眼淚，鼻頭有點腫，顯出難看的顏色，勇藏無精打彩的看關子無表情的臉色，不久，站起來說：

「總之，我要出去一下……精神亂極了，出去吃點酒罷……」

勇藏用力打開門，在傾盆的雨下，打開他的雨傘。在走路時，也曾想到關子的可憐。然而

現在自己已像一個欲罷不能的小孩子，到底這爲的是什麼一回事，勇藏自己也是莫明其妙。

勇藏在末和關子結婚以前，曾經被一個比自己大三歲的農家女子愛過。而且是有夫之婦，這位婦人和勇藏繼續關係三年才破裂的。雖然說是有夫之婦，但他的丈夫患着胃縮腎，經常臥床，她以女子之身，兼作農事以及養蠶等雜事。名字叫阿市，年少時候，常在勇藏家中出入，勇藏和阿市相好以後，聽說市也曾和祖父發生關係，所以勇藏在日記上，有一女子是不可思議的動物」的句子。

祖父所愛的女子，又爲自己所愛，勇藏這樣一想，感到骯髒血液的遺傳，非常不安——
僅認識阿市的時候，勇藏以爲阿市就是女子的代表者。及至與關子結婚，勇藏對於關子的處女性，感到絕無興趣。第三人，就是認識富子，於是，富子便成爲勇藏的一切。在富子處感到

一種純潔，是在阿市與關子處所感不着的。勇藏對於關子，雖然沒有不純的觀念，但關子絕沒有爲男子放縱之隙。

想到關子的一切，勇藏幾乎想轉回來安慰她。

車站的時鐘，短針剛指着「IX」字。

富子沒有在。小車站月台上的燈，淋着雨在發亮。雨太大了，說不定不能回來，在那裏受困呢？勇藏這樣一想，便買了車票，坐上往湯田口的電車。電車中，赴溫泉的都市乘客的面貌，個個都是很豐滿的。——電車在暗雨中，飛也似的跑着。勇藏因爲衣服都濕了，所以站在電車門口。小村落的燈光，在暗雨中，像箭般流向後方。伸頭看看外面，黑暗無涯，心裏感到難以形容的不安。大雨粒，打在車的玻璃窗上，變成微塵般的水滴。關子那蒼白的臉孔，忽然在窗外出現，勇藏想把她拂去似的把頭一轉。

下了湯田中車站，看見富子提着晴傘在月台的大時鐘下等候電車。勇藏跑到她的身

旁，喊一聲「喂！」富子張開她的細眼，表示無限的驚異。

「呀！好在沒有落空！」

「你八點鐘就來等我麼？」

「不因爲有事，到九點鐘才來的……」

「造化！造化！我也遲了一個鐘頭，我就心得很，不知怎樣是好。剛才想在車站上打個電話……」

「好！現在我們還是再到外邊去一回罷！」

兩人步出車站，馬上就在車站前，坐上赴山中的公共汽車。完全沒有一定的目標，但像落砂般的大雨，使他們沒有說話的空隙。公共汽車中，乘客滿擠着，汗臭不堪。兩人冒着大雨，在灘村下車。兩旁的房子，並列如同豁谷的溫泉街，從屋頂流下雨水，就像竹簾掛在各家光亮的旅館門前。兩人終於跑進一家麵食店。

「你知道麴屋嗎？就在隔壁四五家……」

「是的！我知道的。」

「本來是決定明天才來，今晚這樣的雨，所以團體客都在遊村住宿，那家真是忙得不得開交，我一直幫忙到這樣晚……」

勇藏看着店前的雨，一面不斷的吃着酒，說道：「盡量下罷！盡量下罷！」富子時時拿着勇藏的酒杯，到自己的唇邊，把唇浸在酒裏。

當晚，勇藏們就寄宿在麵店樓上。無論怎樣說，這樣大雨，是既不能回去，又不能到其他地方了。踏着好像會吸足的潮濕的蓆上，兩人終於走進房內，鋪上了薄褥子。房裏的柱上掛着女孩子上學用的紅書包，這像是人家忘記收起的。

兩人這樣共枕的過夜，總算第一次。息燈後，大雨依然如注，寢室內也好像下着雨。

「下得厲害哪！」

「厲害咧！」

「真像山崩地裂！」

「家裏不要緊能？」

「家裏不要緊！」勇藏聽了這話，鼻樑上感着一種熱氣。關子在這樣大雨中，在做什麼？勇藏想到坐在黑暗的灶邊，熱心在燒火的善良的妻子。在雨中，公共汽車好像關門的聲音，從山上下來。這時候富子緊抱着勇藏的身體說：

「永久繼續這樣，天不要亮，就好啊！」

「爲什麼不早點同居呢……那時候，我以爲勇藏你是一個不良少年呢……」

「喲！什麼道理？」

「戴着眼鏡，胸袋裏插着小刀，還不是……」

勇藏的手伸過富子的枕頭，用兩手緊緊的束着富子縝細的頸子。

「痛不？」

「不痛！」

「痛罷！」

「好過得很！」

勇藏放鬆了手，說：「太疲倦了。」轉身向壁——勇藏感到自己可笑，用力打着自己的嘴巴，口裏「烏烏烏烏」的喊着。

「轉過來罷！愛的，你我睡在這裏，反而感到像假的哩。——你剛才纏着我的頸子的時候，我看見鬼啊，我看着過去我所看的各種臉色的鬼啊！臉有三個——霧太深，看不清楚。」

「今晚上，一定是徹夜大雨。這樣的晚上，是沒有第二次的，鬼的話，請不要說罷！」

富子兩手在黑暗中摸索，用指頭找尋勇藏的嘴唇。

話：

兩人從熟睡醒來，大雨已停，外面一片青空。富子很活潑的打開晴傘，和勇藏並肩走着。勇藏在須坂車站下車，和富子分別，自己踱回家去，看着關子和一位像車站的夫役說

「那麼我就叫汽車來，請你等等。」

夫役去後關子看着徐徐走來的勇藏，便飛跑近來。

「專次哥，專次哥已經縊死了……」

「嘎……」

勇藏心跳起來。按着關子的肩，在牆邊作了一次擁抱，於是感到無限的愉快。這愉快的時間，雖很短，但似乎一切都恢復了。——坐着夫役叫來的汽車，三人便到小布施的照相館來，照相館前，已經集着人的黑山，警察也來了兩個。勇藏們到來時，恰好專次的屍體放在門

板上運到這裏，在蓋着屍體的毯子上，放着貼有髒葉蒿屑的空氣鎗。嫂嫂和專二郎，從郵政局的大路方面，帶着慌忙的臉色跑來！

我的履歷

附錄

在岡山和廣島中間，有一座叫做尾道的，在海岸的小村落，我和雙親三人本打算在這裏作個極短時期的勾留，但結果終於住下七年。在這中間，我便進這裏一所唯一的市立女學校，這所女學校，有一間小圖書室，陳列有奧的細道，八犬傳以及吉屋信子女十著的屋頂裏的兩處女等書籍，學校的教室，寄宿舍等都有極好看的窗牖，但圖書館却極陰霾，因為擺着許多鐵亞鈴，鐵輪等運動具，所以不論什麼時候到這裏來，都顯着一種森然的氣象。我的White Fang和鈴木三重吉著的瓦，都是在這圖書室閱讀的。很平凡的女子，雖然讀過這類書籍，結果仍是過着無刺激的日子。雙親每天到附近村落，零賣些雜貨，有時出去便不回來，我不願意回到沒有人在的家來，所以在學校四年，幾乎都在這陰霾的圖書室過日子。既

是引不起人家注意的學生之一，也就沒有一個知心的朋友。因爲自己是一個粗心浮氣之徒，自重的不敢去找朋友。二年級的時候，在音樂室聽到茶花女的歌，這次是新任音樂教員龜井花子，拿留聲機來唱給我們聽的。「啊！是這麼一個人嗎？仍在懷疑裏……」這種詞句，當時我雖然還不了解歌曲，但已驚歎這些詞句的美麗而爲之心動了。昇級之後，我便開始讀維特叢書，所以瑪諾·勒斯哥，保羅和威爾尼，卡爾曼，少年維特的煩惱等，幾乎手不釋卷。我們的主任，名字叫做森，要人，是五十歲左右的老人，下雨的時候，他就讀詩給我們聽，且說勒爾孟特夫的作品是少女們可以歌唱的：

像獵人的槍，

小舟變綠色

在海面疾走

他如海涅，惠特曼，愛亨特爾夫，訥里斯，卡爾·普生等外國詩，我從森先生的朗唱中，得

到很多的心得。同學們都在筆記，惟有我閉着眼睛，在靜聽詩的韻調。般生的詩，以及普式庚的黃念等，直至現在仍能記憶。由此我便非常喜歡詩歌。不知道是不是以爲詩可以發散哀樂之情，不久我便學寫不像樣的風景詩引爲快樂了。

大正十一年（一九二二年）春，女學校生活結束後，我便和其他的女子般，毫無目的的，獨自到東京來。不幸眼睛吹着火車的煤煙，眼病繼續半年之久，此間生活之不如意，與無目的的焦慮，心裏非常痛苦，半年後雙親離開尾道，到東京我的地方來。我到東京後，一本雜誌，我也沒有讀過，而且也不想讀。秋天，才找到職業，就是在赤坂的小學新報社，爲人寫寄書的紙封條，每日報酬七角，和雙親一塊住在東中野叫做川湊的——田園中的一家糖果店樓上。此時的生活，和文學的自敘傳，可說是相離甚遠，僅過着糊口的日子而已。因爲工資太少，也曾去做株屋的店員，株屋日立號，是在日本橋的千代田橋，白木屋旁邊繁華的街道中。月薪三十元，但三四個月後，就被辭退了。不得已便和雙親在神樂坂以及道玄坂一帶

去開雜貨夜店。起初覺得非常慚愧，有些不好意思，但習慣之後，便離開雙親，而自營一店。在寒冷的晚上，抱着燙手的湯婆子，熱心的讀着舊書。我的讀書近於亂讀，毫無秩序，但對於加能作次郎的降霞之日，印象非常深刻，直到現在，仍以加能作次郎是一個成功的作家。不知在什麼地方，讀着加能氏是牛店的門房，專替人看管鞋履，由是越對他發生崇敬之念。在那時候，我最喜歡新潮社出版的雜誌，文章俱樂部。從舊書店買來的文章俱樂部中，讀到室生犀星氏喜歡早浴的事。記得室生氏拿着面布，怒氣沖沖的相片，也是在這雜誌中看到的。我最喜歡室生氏的詩。碰着大正十二年（一九二三年）的震災，我便和雙親離開東京到四國去。一家三人，沒有一定住所。母親罵我做連累者，因為在暗澹的生活裏，既不謀上進，又沒

● 做公債票據買賣的生意——譯者

● 東京大百貨公司之一——譯者

有想做什麼事的熱情，每日只是跟着雙親東跑西奔而已。次年春我又獨自回到東京來，會做寒瑤瑤工廠的女工，也曾做過毛線的店員，又會做過區公所面前代書店的職工，後得友人介紹認識田邊若男氏。他是和松井須磨子們一道演劇的，不久我便和田邊氏結婚，同樣時間很短，僅有二三個月的工夫。在這結婚生活中，我得田邊氏的介紹，認識了許多做詩的作家，荻原恭次郎，壺井繁治，岡本潤，高橋新吉，友谷靜榮等，都是熱心做安那其主義的詩人，後來我離開田邊氏和友谷靜榮氏共同出版二人的詩誌，現在手內已沒有二人存在，不知當時寫些什麼，但記憶中尙留有過潤氏讚美釋迦的句子——在本鄉肴町南天堂書店的二樓上，有一間法國式的西餐店，當時各種文人，每晚都在這裏舉行集餐會，我認識過潤，宮島資夫，片岡鐵兵諸先生，就是在這會裏。我雖僅有一個人，但仍不能得到溫飽，不得已到神田的咖啡店做女招待去。那是一家只有大正琴的咖啡店，收入當然是極少，因為經濟不能繼續，二人只能出到第五期，便讓它壽終正寢了。友谷靜榮是一位有能力的人才，當時幫助

新感覺派的雜誌文藝時代編輯，我也於此時寫些童話，雖然自覺得很有趣，但却沒有一篇賣得出。

從此我便繼續着最苦惱的日子。有一天我到菊富士旅館去請教宇野浩二氏。記得當時睡在床上的宇野氏，對着端坐恭肅的我說：『像說話那樣寫便得了。』我和宇野氏這是最初一次，也是最後一次的會晤。——不久我又和野村吉哉氏結婚。他是很早就在詩壇揚名的人，二十歲的青年時代，便在中央公論雜誌上寫論文了。記得就在這時候罷，草野心平君從上海寄了一本很薄的同人雜誌給我。——住在世田谷時，曾有當時還是無名作家的平林泰子披着紅圍巾來訪，她此時的苦悶，實不下於我。和野村氏同居了兩年便離開。從此住在新宿的咖啡店，過着不痛快的生活。咖啡店的生活過討厭了，我又搬到獨自生活着的泰子的樓上來。暫時和泰子在酒店的二樓上過日子。參加了無產婦人同盟，也就是在這時候。但這是不合於像我這樣氣質的人的婦人團體。住在酒店樓上，我一面寫童話，一面寫些

詩在文藝戰線上，自創刊號起開始發表。可是我的童話，賣出的很少——這時候，我已在德田秋聲先生的家走熟了。先生毫不厭我纏綿，不論什麼時候，都准我會面，還會向先生借過四十元。直到現在，還覺得有些慚愧。但從沒有拿小說到先生處請教，只有一本輾轉手次，漸成黃色的詩稿，曾請先生批評。（這似乎完全是我捏造的。）先生看了我的詩稿，曾脫下眼鏡拭淚。我感激之狀非可言喻。這時候我很希望能在先生家中做一個永久的女傭，只要先生說一聲「好詩」，在我那寂寞的人生，便頓生勇氣，若說歡喜的程度，那確非言語所能形容的。有一天晚上，因歡喜之餘，特送西瓜到先生家裏去。有一次先生，我，順子，●和另一個青年去散步，這青年曾請我們吃豆沙湯，後來才聽說他就是窪川鶴次郎氏。我獨自一個人的時候，時到德田先生家裏來，先生招待我吃飯，並且常帶我去聽說書。記得曾和先生冬天的寒

● 順子姓山田，爲德田秋聲愛人。當時尙與德田同棲。——譯者。

夜到本鄉九山町去拜訪深尾須磨子，可是她沒在家。細想起來，引導我跑上今日這樣的道路，德田先生是我絕對不會忘記的。

昭和元年（一九二六年）我就和我現在的丈夫結婚。退去文藝戰線後，不管閒事，專心寫雜文。沒有才能的人，除了努力外，是別無他法的。從這年起，我很想寫點什麼東西。雖然重入結婚生活，但生活更困難，很少有買米的日子，丈夫的事業是每年畫三次國技館的背景，我却每年寫二三次文章，生活便這樣過去。

在這時候，我已不大做詩，但在雜記簿中寫了六本日記。得長谷川時雨准在她創刊的女人藝術中分做兩期登完，又得三上於菟吉氏的好評，心裏感到無限衝動。——近來我最喜歡菲立浦，他的少年時的書信，使我有徹身之感。我此時真像遇着洪水，亂寫些無出賣對象的稿子。清貧的書也就是這時候的作品。從沒有像這時代的亂作。昭和四年（一九二九年）夏季，我連睡衣都賣掉了，只穿着一件紅色的海水浴衣過日子，住在近堀之內墓地的

一家廢園的家，沒有衣穿，還不覺有什麼難過，可是有一天，有一位紳士，夾着一個大皮包到我家來。湊巧得很，此時我正穿着一件紅色海水浴衣在廚房門口洗東西，用慌張的口調問他何事。那紳士拿了一張名片給我說：「我是改造社來的。」此時半裸體的我，不由不臉紅起來，總之，衣服是沒有了，不得不將毛巾蓋在膝上和他應酬。他就是改造社的鈴木二意君。

這年的秋天，我得在改造雜誌十月號發表一篇九州炭坑街放浪記，歡喜之狀，不堪言喻。報上登出廣告時，我便將十月號的執筆者暗記了。創作有久米正雄的我的阿摩，森田草平氏的第四十八人，谷崎潤一郎的汜，川端康成的溫泉館，野上彌生子的燃燒的薔薇，里見淳的大地，岩藤雪夫的襲擊鬪爭的東西等七篇小說，給我很大的刺激。此外有齋藤茂吉的廟亭，室生犀星的包圍文學的速力，三木清的啓蒙文學論，河上肇的第二貧苦話，比里尼克的狼的樁，這對於買不起一本書的我，給以何等重大的獎勵！我的炭坑街放浪記的稿費，足以過兩個月好生活而有餘。

稿費的問題我還沒有怎樣想到。所以寫些雜文，沒有任何人介紹，便獨自拿到報館去。早上八時左右從堀之內出發，走到丸之內時，已近十一時了，將稿子遞上，有時傍晚回來，稿子已經由快信先寄到家裏來了。我的雜文中不管是詩，隨筆，小說，都沒有了一篇得到滿足的賣出，所以領到改造社的稿費時，我心裏如何不安，自可想像出來的。我在女人藝術，每月繼續登載放浪記，後來因該誌有方向轉換的事實，一年後便停止寄稿了。平林泰子在文藝戰線上大顯身手，已成爲有名的作家。我在女人藝術的時候，認識了中本高子，宇野千代，後者尤爲我當時所最敬愛的作家。

從此時起，我開始了圖書館的放浪生活，一年中間，差不多沒有一天不到上野的圖書館去，這也就是我最快樂的時期。雖然眼睛近視，陷入亂視的狀態，但每天仍到圖書館亂讀和暴讀。岡倉天心的茶的書，唐詩選，安倍能成的康德的宗教哲學等等，都在這裏一一過目，想寫點小說的心思，可就是從這時候開始，但因爲寫慣了雜文，出筆非常困難，偶爾寫成二

三頁，自己便感到莫大的失望，也許因爲出發點做慣了詩罷，只要十行便可描寫盡一切熱情的詩的事實，硬要故意拉長做五十頁至百頁，覺得非常痛苦，不幸這時，世人對於詩漸漸不高興讀了，這對傾向詩的我，確是莫大的打擊。

女友松下文子給我五十元，并得牛込區南宋書院主人的好意，將我的詩集看倉馬出版了，文子是我一個不能忘記的朋友，現在已回北海道的旭川去，和林學博士松下真幸氏結婚。我的詩集，如果沒有她的友情，恐怕沒有出版的機會的。

然而詩集出版之後，我對於文學的目標，依然是暗澹不知所以然。對我的放浪記，有好壞各種批評，被自稱爲左翼的，視爲流氓，置之一笑。昭和五年（一九三〇年）改造社刊行新銳叢書，我的放浪記亦得列入其中之一，把放浪記一本原稿拿到改造社的第二年，才得到結果，頭腦喜歡得疼痛，得了與我的資格很相應的版稅，這年秋天，我便到中國作兩個月的旅行，當然這是經過慎重考慮的，準備在旅行中寫些小說。

昭和六年（一九三一年）三月，在改造上發表了我真正的處女作魚和風琴之家，是一篇像大人聽的童話。先此我已在同年正月至二月，用小說的形式在東京朝日新聞的晚報上發表了淺春譜，自覺這是最失敗的作品。

普羅文學聲勢愈大，我愈陷入孤立無援的狀態中，一切都絕望了，不僅做事失了自信，連生存也沒有自信了，此時恨不得能趕快到外國一行。

整理舊作，和修改清貧的書，送登在改造十月號，並收集雜文的稿費。昭和六年便從西伯利亞赴法國，回想起來，當時我似乎是一個行動主義者，想不能再回到日本來了。看着西伯利亞各地雪景，自謂不免轉死溝壑。到了巴黎之後，我仍沒有放棄寫雜文的工作，又碰着法郎價昂，我每日只在公寓的最高層寫些雜文，寄到巴黎來的錢，又不能不寄回日本去養活雙親。在巴黎因營養不良的結果，眼睛竟成了鷄眼，晚間視力大減，失了全部做事的勇氣。

因眼病睡在牀上，得渡邊一夫們來訪，不勝雀躍。在歐洲的時期，既沒有做過一首詩，又

沒有寫過一篇小說。昭和七年（一九三二年）正月，由巴黎赴倫敦，因倫敦天氣過寒，每日緊閉在家，於是始得靜靜讀書的機會。住在肯辛頓街的小房子裏，絕沒有出門，讀了很多詩，心爲所動，也曾想寫些好詩出來。奇怪得很，在歐洲詩和生活很有聯絡，用日本語朗誦日本詩，更覺得悅耳。有人說日本語太不適於做詩，是非常不正確的。我在歐洲時纔認識日本語的美麗，日本的詩歌，尤其美麗。

在沒有一句日本語的歐洲的空中，高聲朗誦白秋，犀星，春夫諸氏的詩，益爲日本美麗的文字所動，我更感到日本語的美麗，竟對祖國的國語誇張起來。在倫敦的寓所，讀川端康成的小說落葉，亦感到語言之幽雅。

想寫一篇長的小說，但終因沒有忍耐力，沒有成功。在這裏專寫些旅行文式的隨筆，依然沒有回日本的心思。在倫敦雖然也患眼病，幸而還能走動。三月間再回到巴黎來，這時才想回國。

大概是因爲心裏焦急罷，一首詩也沒有寫好。回到巴黎來，纔知道寄來的稿費，因「收信人住址不明」而被退回，好不晦氣。

昭和七年夏，得改造社長的好意匯我旅費，我便由歐洲重新踏上日本的土地。到日本後就想寫些動人的詩，同時看着許多沒有血氣而帶着古色的小說。我對日本的青年作家感到失望，僅在歐洲住了一年，我的感覺好像敏銳起來，因爲僅有感覺的敏銳，作品的技術反爲退步，一年中只寫成些散文體的小說，蒙河上徹太郎，小林秀雄諸氏好意的批評。打算寫些有血氣的作品。我會想到「沒有詩的世界，還有文學麼？」因爲沒有系統的大論文，此時纔來論詩，似未免見笑。但我在歐洲所感到的日本語的美麗，覺得用這國語來寫詩，正如探礦得金一樣。

近年來什麼浪漫主義，能動精神，行動主義等等盛行一時，但却沒有人肯來窺窳詩的神祕，這的確是本末顛倒了。

回國後我依然繼續着孤獨，因為沒有與任何團體有關係，只好慢慢的努力了。

因為過度的憧憬詩，所以回國不久，便將面影的詩集，以自費出版的形式印行了。這完全是得保高德藏氏友情的幫助，但我比出版百本小說還要快樂。

我漸漸由寫雜文的世界解放出來了，在雜文的時間過長，逃出這世界所用的力量，亦至巨大。從此後想重整旗鼓，再專心向小說和詩方面前進。也許是不自量的話，屠格涅夫、普式庚、易卜生、菲立浦、犀生、春夫們都發表過好詩，在寫小說之餘，隨便做詩，是要有很大的勇氣的。但我為此努力，感到莫大的快樂。秋元氏譯的普式庚的詩作黃鸞，給我很大的刺激。讀了黃鸞，對於日本的犀生、春夫諸氏，感到不能不給他以寶貴的重視。（一九三五年，七月。）

現在可為我的糧食的書籍，當推唐詩選、寒山詩、迂村伊助氏的瑞士日記、柴爾塔爾的冰河私錄等。作家中為我日夜所愛敬的有柴哈甫、普式庚、朶斯退益夫斯基、菲立浦、魯迅等。

——我最喜歡旅行，因此之故，我最喜歡看紀行隨筆的文章，瑞士日記，幾乎每頁都被我的手跡染黑了。我有什麼嗜好？但假若再讓我積點錢的話，我還打算到瑞士瀉摩尼諸山，希臘的田園等處，再走一躺，這雖然是一種夢想，但我此時的憧憬，的確是希望到那些地方去。

我對於文學，可說毫無所知，實在是沒有什麼認識，過去所寫的小說，的確是「纔生下來的嬰兒」，因為纔生下來，所以給它些什麼花子或太郎的名字就算了，要給它些偉大的衝頭的確是做不到。此後當抱濃厚的愛情，準備產生點素樸的作品，說不上才能，我除日夜努力外，別無所得。此後纔是小學一年生呢。近作的牝雞，牡蠣，都是自己出盡力量寫成的東西，是我丟不了的回憶深刻的作品。

請不要希望我再寫放浪記和清貧的書般的東西罷！我打算以後寫些稍有內容的東西，不管題材怎樣無聊，我想努力的話，也許可以寫點東西出來的。我有很大的野心，對於事業，堅持情愛，我總覺得有產生傑作的可能。

現在家族多起來了，難免有憂鬱的時候，但是像過去那樣不得溫飽的生活怕不會有了，瞻望前途，不寒而慄，真的文學的自敘傳，我想待於將來的努力纔會產生出來的。

(一九三六年二月廿二日補記)

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

陸少齡 吳朗西 主編
現代日本文學叢刊

枯葉

著者 林芙美子

譯者 張建華

發行者 吳文林

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
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

中華民國廿六年三月初版

實價國幣一元二角

— 86

1 87

44.71.48

==